

50
10

東 京 図 書 館

五	三	九	別	正	漢
の	二	二	号	史	書
冊	號	架	函	類	門

漢 書 門

五	五	五	九	六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内 閣 文 庫

二	五	五	九	六	一	漢
の	二	二	号	史	書	
冊	號	架	函	類		

不許帶出

内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5961
冊 數	50 (24)	
函 號	281	4

0 1 2 3 4 5 6 7 8 9 0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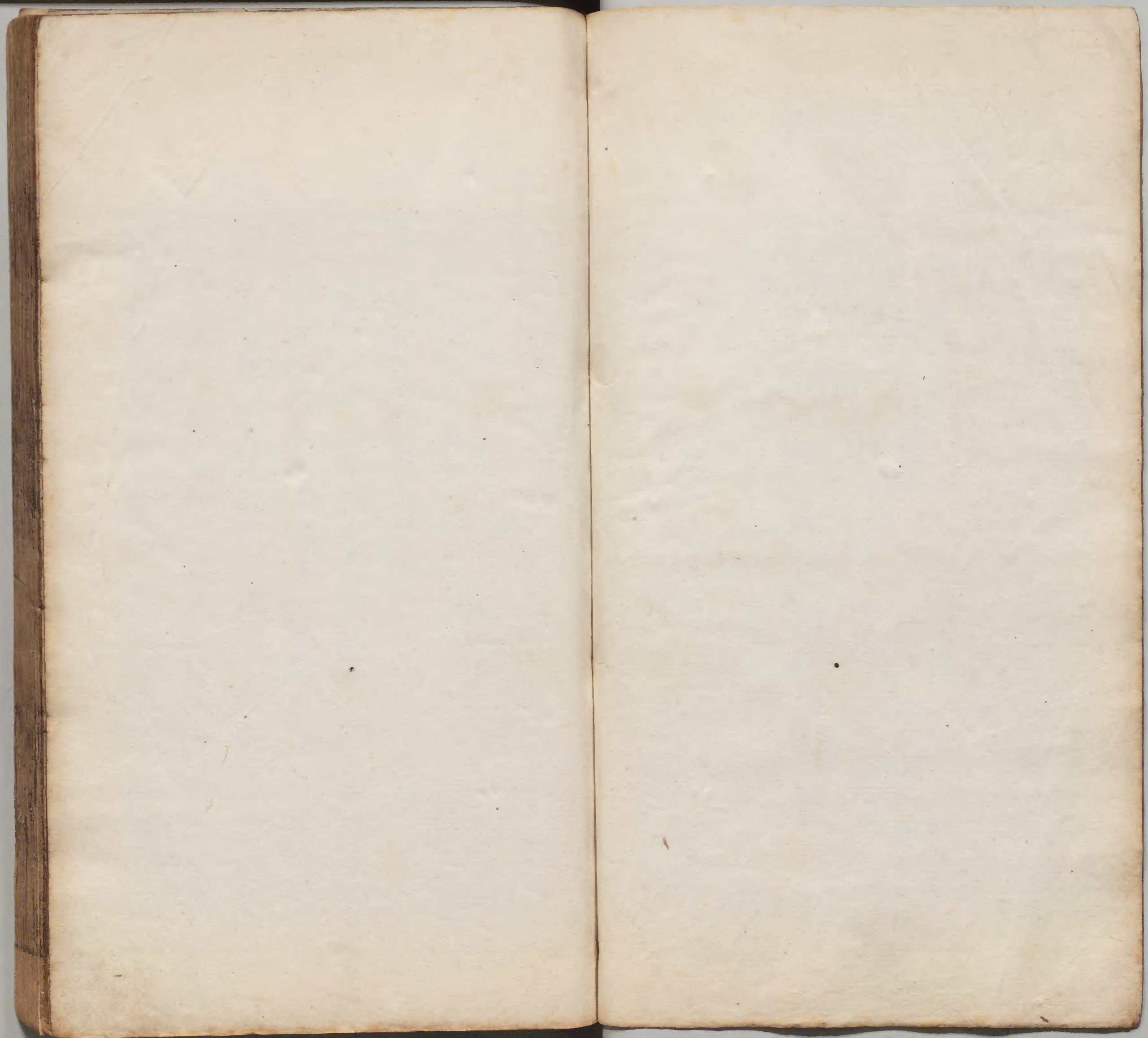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G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131

武勳

蕭輔沈李梁列傳第十二

唐書八十七

淺草文庫

樞密院

勳

蕭銑後梁宣帝曾孫也祖巖開皇初叛隋降
 誅之銑少貧傭書事母孝煬帝以外戚擢為羅川令大業
 十三年岳州校尉董景珍雷世猛旅帥鄭文秀許玄徹萬
 贊徐德基郭華沔人張繡等謀反隋且推景珍為王景珍
 曰吾素微雖假名號衆不厭羅川令故梁裔也寬仁大度
 有武皇遺風且吾聞帝王之興必有符命隋冠帶悉號起
 梁蕭氏中興象也今推之以應天順人不亦可乎乃遣人
 告銑銑即報景珍書曰我先君昔事隋職貢無廢乃貪我

嘉靖十年刊

唐書八十七

一



王宇滅我宗枋我是以痛心疾首思刷厥恥今天誘乃衷
公等降心將大復梁緒徼福于先帝吾敢不糾厲士衆以
從公哉即募兵數千揚言跡盜將以應景珍會潁州賊沈
柳生寇縣銑出戰不利謂其下曰岳陽豪傑將推我為主
今天下叛隋吾能守節獨完哉且吾先人國于此若徇其
請復梁祚因以半紙檄召群盜誰敢不從衆悅乃以十月
稱梁公旂幟服色悉用其舊柳生以衆歸銑用爲車騎大
將軍不五日遠近爭附衆數萬乃趨巴陵景珍遣徐德基
郭華率彊姓數百迎謁而先見柳生柳生與其下謀曰梁
公起我最先附勲第一今岳陽兵衆而位多誰肯爲我下

不如殺德基質其人獨挾刃主以進則吾誰先因殺德基
詣中軍白銑銑驚曰今欲撥亂遽自相屠我不能爲若主
矣步出軍門柳生懼伏地請罪銑責宥之陳兵而進景珍
曰德基倡義竭誠柳生擅殺之不誅無以爲政且凶賊與
共處必爲亂銑因斬柳生於是築壇城南柴上帝自稱梁
王有異鳥至建元爲鳳鳴義寧二年僭稱皇帝署百官一
用梁故事追謚從父琮爲恭靖帝祖巖河間忠烈王父瑋
文憲王封景珍晉王雷世猛秦王鄭立恭楚王許玄徽燕
王萬瓚魯王張繡齊王楊道生宋王隋將張鎮州王仁壽
等銑不能克及隋亡乃與龔長真等率嶺南州縣降於銑

時林士弘據江南銑遣將蘇胡兒按豫章使楊道生取南
郡張繡略定嶺表西至三峽南交趾北距漢水皆附屬勝
兵四十萬武德元年徙都江陵復園廟引岑文本為中書
侍郎掌機密遣道生攻峽州刺史許紹擊破之士死過半
三年高祖詔夔州總管趙郡王孝恭討之拔通開二州斬
爲東平王闍提諸將擅兵橫恣銑恐寢不制乃陽議休兵
營農以黜其權大司馬董景珍之弟爲將軍怨之謀作亂
事泄被誅景珍方鎮長沙銑下書赦之召還江陵景珍懼
遣使詣孝恭舉地降銑遣張繡攻景珍景珍曰前年醢彭
越往年殺韓信獨不見乎奈何相攻繡不答圍之景珍潛

而走麾下殺之銑進繡爲尚書令繡恃功亦驕蹇銑又誅
之銑性外寬內忌疾勝已者於是大臣舊將皆疑問多叛
去銑不能禁由此愈弱四年詔老恭與李靖率巴蜀兵順
流下廬江王瑗繇襄陽道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道會
兵圖銑爲將周法明以四州降即詔爲黃州總管趨夏口
道攻安州克之僞將雷長穎以魯山降銑乃遣將文士弘
拒孝恭戰清江口孝恭大破之獲鬪艦千艘拔安昌當陽
枝江松滋僞江州將蓋彥舉以城降孝恭靖直逼其都初
銑放兵止留宿衛數千人及倉卒追集江嶺回遠未及赴
孝恭布長圍守之數日破其水城取樓船數千交州總管

丘和長史高士廉司馬杜之松詣靖降銑度救不至謂其
下曰天不祚梁乎待窮而下必害百姓今城未拔先出降
可免亂諸人何患無君乃麾而令守陴者皆慟以太牢告
于廟率官屬總衰布幘詣軍門謝曰當死者銑爾百姓非
罪也請無殺掠孝恭受之護送京師後數日救兵至且十
餘萬知銑降乃送款銑至高祖讓之對曰隋失其鹿英雄
競逐銑無天命故爲陛下禽猶田橫南面豈負漢哉帝怒
其不屈詔斬都市年三十九自僭國至滅凡五年
替曰銑故梁子孫起文吏掩東南而有之荆楚好亂氣俗
然也觀銑武雖不足文有餘矣大抵盜仁義詭世亂俗者

聖人所必誅若銑力困計殫以好言自釋於下係虜在廷
抗辭不屈僞辯易窮卒以殊死高祖聖矣哉

輔公柘齊州臨濟人隋季與鄉人杜伏威爲盜轉掠淮南
伏威兵寔盛自號總管以公柘爲長史賊李子通據江都
伏威使公柘以精卒數千度江擊之子通拒戰衆十倍銑
甚公柘選甲士千人操長刀居前別以千人隨之令曰郤
者斬公柘以衆殿俄而子通方陣而進長刀千人皆決死
闔公柘縱左右翼搏之子通大潰降其衆數千伏威旣遣
使歸國武德二年詔授公柘淮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封
舒國公初伏威與公柘少相愛又兄事之故軍中呼輔伯

尊禮略等伏威稍忌之乃署養子闕稜為左將軍王雄誕
為右將軍推公拓為僕射陰解其柄公拓內怏怏不平乃
與故人左游仙偽學辟穀以自晦六年伏威入朝留公拓
居守復令雄誕握兵副之陰誡曰吾至京不失職無容公
拓為變後左游仙說公拓反會雄誕以疾卧家公拓奪其
兵給言伏威移書令舉事八月遂僭位國稱宋即陳故宮
都之殺王雄誕署百官以左游仙為兵部尚書東南道大
使越州總管增修器械轉廩食遣將徐紹宗侵海州陳正
通寇壽陽詔趙郡王孝恭趨九江嶺南大使李靖下宣城
懷州總管黃君漢出譙齊州總管李世勣繇淮泗討之孝

恭取蕪湖下梁山三鎮河南安撫大使任瓌拔揚子城際
偽將龍龕遂據揚州公拓復遣將馮惠亮陳當世屯博望
山陳正通徐紹宗屯青州山以拒戰孝恭率諸將破之惠
亮正通走平靖躡追百餘里眾悉潰正通等以五百騎奔
丹陽公拓懼棄城奔左游仙於會稽兵尚數萬夜至毗陵
能從者裁五百偽將吳騷孫安謀執之公拓棄妻子斬關
遁與腹心士數十抵武康野人執送丹楊孝恭斬之傳首
京師始公拓佐伏威起據江東距公拓死凡十三年
沈法興湖州武康人父恪陳廣州刺史法興隋大業末為
吳興郡守東陽賊樓世幹略其郡煬帝詔與太僕丞元祐

討之義寧二年江都亂法興自以出南土屬姓數千家遠
近嚮服乃與祐將孫士漢陳果仁執祐名誅宇文化及三
月發東陽行收兵趨江都下餘杭比至烏程衆六萬毗陵
通守路道德拒之法興約連和因襲殺之據其城遂定江
表十餘州自署江南道總管聞越王侗立乃上書稱大司
馬錄尚書事天門公承制置百官以陳果仁爲司徒孫士
漢司空蔣元超尚書左僕射殷莘左丞徐令言右丞劉子
翼選部侍郎李百藥爲掾後聞侗被廢高祖武德二年稱
梁王建元爲延康易隋官儀頗用陳氏故事法興自意南
方諸城可攻而平專事威戮下有細過即誅之繇是將士

攜解俄遣子倫救陳稜擊李子通反爲所敗子通乘鋒度
江破京口使將蔣元超戰處亭大敗死之法興懼棄城與
左右數百投吳郡賊間入嗣安嗣安遣將葉孝辯迎之法
興中悔將殺孝辯趨會稽爲所覺懼自沉於江起義寧至
武德凡三年滅

李子通沂州丞人少貧以漁獵爲生居其鄉見斑白負戴
必代之家有餘則以贖人而喜報仇隋大業末長白山賊
三才相自號博山公子通依之以武力雄其間鄉人有陷
賊者子通專經護之方是時羣盜暴忍獨子通仁愛歸者
遂多不半歲有徒萬人才相畏忌子通乃引衆度淮與杜

伏威合爲隋將來整所破奔海陵得衆二萬自稱將軍大業十一年僭號楚王字文化及殺煬帝以右禦衛將軍陳稜爲江都太守已而稜降高祖授以總管即守其郡子通攻稜稜窮乞師於沈法興杜伏威伏威自將屯清流法興遣子綸屯揚子問數十里子通納言毛文深請募吳人詐爲法興兵夜襲伏威二人遂交惡無敢先戰者子通得悉力取江都遂據之稜奔而免子通僭即皇帝位國號吳建元明政齊賊樂伯通先爲化及守丹楊即以衆萬餘降之子通用爲尚書左僕射又敗法興兵遂取晉陵以法興所署掾李百藥爲內史侍郎典文檄尚書左丞設莘爲太常卿司禮樂絲是江南士人多歸之會伏威命輔公柘拔丹楊進屯溧水子通戰敗糧且盡棄江都保京口伏威盡得其地俄東走太湖哀散兵二萬人復張襲法興吳郡破之據餘杭東舉會稽南距嶺西抵宣城北太湖悉有之武德四年伏威遣將王雄誕討子通戰蘇州敗績退保餘杭雄誕進傳城子通窮乃降伏威受之并樂伯通送京師高祖薄其罪賜宅一區田五頃賚子頗厚及伏威來朝子通語伯通曰東南未靖而伏威來我故兵多在江外若收之可建大功遂皆亡及藍田爲關吏所獲並伏誅方子通等僭盛時復有朱粲林士弘張善安亦竊名號於淮楚間

朱粲亳州城父人初爲縣史大業中從軍伐賊長白山亡命去爲盜號可達寒賊自稱迦樓羅王衆十萬度淮屠竟陵沔陽轉剽山南所至殘戮無遺噍僭號楚帝建元爲昌達攻拔南陽義寧末與山南撫慰使馬元規戰寇軍大敗收餘衆復振至二十萬粲所克州縣皆發藏粟以食遷徙無常去輒燔厓聚毀城郭不務稼穡專以劫爲資於是人大餓死者係路其軍亦墮乃掠小兒蒸食之戒其徒曰味之珍寧有加人者策使佗國有人我卹無儲哉勒所部略婦人孺兒分烹之又稅諸城細弱以益糧隋著作佐郎陸從典通事舍人顏啟楚謫南陽粲初引爲賓客後盡食兩

家俄而諸城懼皆逃散顯州首領楊士林田瓚起兵攻粲旁郡響赴戰淮源粲人敗挈殘士奔菊潭遣使乞降高祖以前御史大夫段確假散騎常侍勞之確醉戲粲曰君膾人多矣若爲味粲曰噉者酒人正似糟豚確悸罵曰狂賊歸朝乃一奴耳復得啜人乎粲懼收確于坐并從者數十悉饗之以饗左右遂屠菊潭奔王世克署龍驤大將軍東都平斬洛水上士庶競擲瓦礫擊其尸須臾若冢

林士弘饒州鄱陽人隋季與鄉人操師乞起爲盜師乞自號元興王建元天成大業十二年據豫章以士弘爲大將軍隋遣治書侍御史劉子翊討賊射殺師乞而士弘收其

衆復戰彭蠡子翊敗死之遂大振衆十餘萬據虔州自號南越王俄僭號楚稱皇帝建元爲太平侍御史鄭大節以九江郡下之士弘任其黨王戎爲司空臨川廬陵南康宜春豪傑皆殺隋守令以附北盡九江南番禺悉有之後蕭銑以舟師破豫章士弘獨有南昌虔循潮之地銑敗其亡卒稍歸之復振趙郡王孝恭招慰降循潮二州武德五年士弘弟鄱陽王藥師以兵二萬圍循州總管楊世略破斬之士弘請降王戎亦獻南昌地詔戎爲南昌州總管士弘復遁保安城山誘濱亡謀復亂袁人相聚應之爲張善安所察以兵赴討會士弘死其黨乃解

張善安兖州方與入年十七亡命爲盜轉掠淮南會孟讓敗得其散卒八百襲破廬江郡依林士弘不見信憾之反襲士弘焚其郭去保南康蕭銑取豫章遣將蘇胡兒守之善安奪其地據以歸國授洪州總管武德六年反輔公柘以爲西南道大行臺善安掠孫州執總管王戎襲殺黃州總管周法明會李大亮兵至爲開曉禍福答曰善安初不反爲部下誑誤降今易耳恐不免奈何大亮曰總管定降吾固不疑因獨入其陣與善安握手語乃大喜將數十騎詣大亮營大亮引入命壯士執之騎皆驚引去悉兵來戰大亮諭以善安自歸無庸鬪其黨罵曰總管嘗我遂潰送

善安京師稱不與公拓謀高祖赦之公拓破得其書遂伏誅

梁師都夏州朔方人爲郡豪姓仕隋鷹揚府郎將大業末罷歸結徒起爲盜殺郡丞唐世宗據郡稱大丞相聯兵突厥與隋將張世隆戰敗之因略定雕陰弘化延安自爲梁國僭皇帝位祭天於城南坎地瘞玉得印以爲瑞建元永隆始畢可汗遺以狼頭纛號大度毗伽可汗解事天子遂導突厥兵居河南地拔鹽川郡武德二年寇靈州長史楊則擊走之又與突厥千騎營野豬嶺延州總管段德操勒兵不戰師都氣懈遣兵進擊戰酣德操自以輕騎出其旁

乘之師都大潰逐北二百里俘馘甚衆未幾以步騎五入寇德操又盡屠其軍降堡將張舉劉曼師都懼遣尚書陸季覽說處羅可汗曰隋亡中國裂爲四五勢均力弱皆爭附突厥今唐滅劉武周國益大兵方四出師都將朝夕亡然次亦及突厥願可汗如魏孝文兵引而南師都請爲鄉道處羅納之令莫賀咄設入五原泥步設與師都趨延州處羅自攻太原突利可汗與奚霫契丹靺鞨絲幽州道合嘗建德自滄口會晉絳已而處羅死兵不出又爲德操所破六年其將智遂索周以所部十二州降德操悉兵攻之拔東城師都保西城不敢出求救於突厥頡利頡利以

勁兵萬騎赴之先是誓胡大帥劉公成以衆赴師都因讓
見殺其下疑懼乃多叛師都日益蹙遂往朝頡利敎使南
略故突厥盜邊無寧歲遂窺渭橋後突厥政亂太宗以師
都邊危乃諭以書使歸不從詔夏州長史劉旻司馬劉蘭
經略之獲生口縱以爲間君臣離撓出輕騎蹂其稼城中
飢虛又天狗墮其城辛獠兒李正寶馮端皆其健將謀執
師都降不果正寶挺身歸貞觀二年旻蘭表可取狀詔柴
紹薛萬均併力令旻以勁卒直據朔方東城頡利來援會
大雪羊馬死紹逆戰破之進屯城下其從父弟洛仁斬師
都降擢洛仁爲右驍衛將軍朔方郡公自起至滅十二年
以其地爲夏州始師都據郡時劉季真郭子和者亦俱起
子和自有傳

劉季真雜石胡人父龍兒大業十年舉兵自稱王以季真
爲太子第六兒爲永安王鋒甚銳將軍潘長文連年擊不
能下後虎賁郎將梁德破殺龍兒衆乃散唐兵起六兒復
聚爲盜附劉武周季真從之自號太子王六兒爲拓定王
迭爲邊害西河公張綸真鄉公李仲文合兵討之季真降
詔以爲石州總管賜姓李封彭山郡王宋金剛戰澮州勢
未決遂復連武周及敗秦王執六兒斬之季真奔高蒲政
俄被殺

蕭輔沈李梁列傳第十二

劉裴列傳第十三

唐書八十八

宋

祁奉

勅

撰

劉文靜字肇仁自言系出彭城世居京兆武功父韶仕隋
 戰死贈上儀同三司文靜少死難子襲儀同備儻有器略
 大業末為晉陽令與晉陽宮監裴寂善寂夜見邏堞傳烽
 叱曰天下方亂吾將安舍文靜笑曰如君言豪英所資也
 吾二人者可終羈賤乎高祖為唐公鎮太原文靜祭有大
 志深自結既又見秦王謂寂曰唐公子非常人也豁達神
 武漢高祖魏太祖之徒歟殆天啓之也寂未謂然又靜俄
 坐李密姻屬繫獄秦王顧它無可與計者私入視之文靜

喜挑言曰喪亂方刻非湯武高光不能定王曰安知無其人哉今過此非見女子媁媁相憂者世道將革直欲共大計試爲我言之文靜曰上南幸兵填河洛盜賊蟬結大連州縣小阻山澤以萬數須臾取而用之誠能投天會機奮櫓大呼則四海不足定也今汾晉避盜者皆在文靜素知冀豪桀一朝號召十萬衆可得也加公府兵數萬一下令誰不願從鼓而入關以震天下王業成矣王笑曰君言正與我意合乃陰部署賓客將發恐唐公不從文靜謀因裴寂開說於是介寂以交王遂得進議及突厥敗尚君雅兵唐公波劾王遣文靜寂共說曰公據嫌疑之地執力不圖

全今部將敗方以罪見收事急矣尚不爲計乎晉暉

馬疆宮三庫饒豐大事可舉也今關中空虛代王弱臣

與未有適歸願公引兵西誅暴除亂乃受單使曰平唐公

私可會得釋而止王教文靜僞爲詔發太原西河雁門馬

邑男子年二十至五十悉爲兵期歲盡集涿郡以伐遼繇

是人心愁擾益思亂文靜謂寂曰公聞先發制人後發制

於人乎唐公名載圖讖聞天下尚可怙怙以待禍哉又脅

寂曰公爲監以宮人侍客公死何憾奈何累唐公寂懼乃

勸起兵秦王即委文靜長孫順德等募士聲討劉武周文

靜與寂作符敕發宮監庫物佐軍與會王威高言雅猜貳

文靜與劉政會為急變書請留守告二人反候唐公與威
君雅視事文靜進曰有密牒言反者公目威等省牒政會
不肯曰所告乃副留守唯唐公得觀公驚曰詎有是乎讀
已語威曰人告公等信乎君雅諾曰反人欲殺我耳文靜
叱左右執之由是舉兵唐公乃開大將軍府以文靜為司
馬文靜勸改旗幟彰特興又請與突厥連和唐公從之這
文靜吏始畢可汗始畢曰唐公兵何事而起文靜曰先帝
廢冢以授後主故大亂唐公國近威懼毀王室起兵黜
不當立者願與突厥共定京師金幣子女盡以歸可汗始
畢大喜即遣二千騎隨文靜至又獻馬千匹公喜曰非君

何以致之尋拒屈突通於滎關與其將桑顯和苦戰
數千文靜度顯和軍急以奇兵從後掩之顯和敗績通兵
尚數萬欲引而東文靜命將追執之徇新安以西皆下轉
大丞相府司馬進光祿大夫魯國公唐公踐天子位擢納
言時多引貴臣共榻文靜諫曰今率土莫不臣而延見群
下言尚稱名帝坐嚴尊屈與臣子均席此王導所謂太陽
俯同萬物者也帝曰我雖應天受命宿昔之好何可忘公
其無嫌薛舉寇涇州以元帥府長史與司馬殷開山出戰
大敗奔還京師坐除名與討仁台平之復爵邑授民部尚
書陝東道行臺左僕射從秦王鎮長春宮文靜自以材能

過裴寂遠甚又屢有軍功而寂獨用故舊恩居其上意不平每論政多戾駁遂有隙堂與弟崇請常侍文起飲酣有怨言拔刀擊柱曰當斬寂命家數有怪文起憂召平夜被髮銜刀為襖厭文靜妾失燈告其兄上變遂下吏帝遣裴寂蕭瑀訊狀對曰昔在大將軍府司馬與長史略等今字已僕射居甲第寵賚不貲臣官賞等衆人家無贏誠不能無少望帝曰文靜此言反明甚李綱蕭瑀明其不反秦王亦以文靜首決非常計事成乃告寂令任馮弗等故怨望殊敢反賜金省帝素疏忌之寂又曰文靜多權詭而性

節已暴驗今天下未靖恐為後憂

帝遂殺之 十二文起亦死籍其家文靜臨刑撫膺曰

高鳥盡良弓藏果不妄真觀三年追復官爵以子樹義襲魯國公詔尚主然怨父不得死謀反誅

裴寂字玄具蒲州桑泉人幼孤兄鞠之年十四補郡主簿及長偉容貌涉知書傳開皇中調左親衛家貧徒步走

京師過華山祠祈神自卜夜夢老人謂曰君年踰四十當貴大業中為齊州司戶參軍歷侍御史晉陽宮副監唐公

雅與厚及留守太原契分愈密至捕酒通晝夜秦王與劉文靜方建大計未敢白公以寂最厚善乃出私錢數百萬

餉龍山令高斌庶俾與寂博陽不勝寂德進多大喜日滋

太宗以情告之許諾寂嘗以宮人侍唐公恐事發誅聞
飲酣乃白秦王將舉兵狀因言今此備天下城闔外即戰
場雖徇小節不脫死若舉義師不特免禍且就大功唐
公然所計兵起寂進宮女五百米九百萬斛雜絲五萬段
鎧四十萬首大將軍府建爲長史下臨汾封聞喜縣公至
河東屈突通走下而三輔豪傑歸者唐公欲先取京師
恐通倚其後猶豫未寂說曰今通據蒲關未下而西我
腹背支敵敗之符也不若破通而後擄京師秦王曰不然
兵尚權權利於速今乘機度河以奪其心且關中群盜處
處屯結疑力相救易以招懷撫而有之衆附兵彊何向不

克通自守賊耳庸能患我一失其機勝負未可計也唐公
兩從之留兵圍蒲而遣秦王入關長安平賜寂田千頃甲
第一區物四萬段遷大丞相府長史進魏國公邑三百戶
隋帝禪位公固讓寂開陳符命以勸又督太常具儀撰日
唐公即位曰使我至此者公也拜尚書右僕射賜服玩不
貲詔尚食日給御膳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閣則延卧內言
無不從呼爲裴監不名也貴震當世武德二年劉武周寇
太原守將數困寂請行授晉州道行軍總管討賊以便宜
決事賊將宋金剛據介州寂屯度索原賊埭水上流寂徙
屯爲賊所搏兵大潰死亡略盡寂晝夜馳抵平陽鎮成皆

浚上書謝罪高祖薄其過下詔慰諭俾留撫河東寂無它
才惟飛檄郡縣促入屯壘相保贄焚積聚人益惴駭思亂
夏人呂崇茂殺其令反爲賊守寂攻之復爲所敗召還帝
責讓良久以蜀吏俄釋之遇待如初帝每巡幸必委以居
守麟州刺史韋雲起告寂反按訊無狀帝謂曰朕有天下
公推轂成之也容有貳哉所以訊吏欲天下人信公不反
耳詔三貴妃齎玉食寶器宴其家經宿去帝嘗從容夸語
曰前王多興細微間關行陣而後成功我家隴西舊族世
姻姬帝室一呼唱義不三月有天下公復華冒職宦光顯
非劉季亭長蕭曹刀筆吏比也我與公無媿焉四年改鑄

錢賜一鑪得自鑄又聘其女爲趙王元景妃遷左僕射帝
置酒含章殿歡甚寂頓首曰始陛下發太原約天下已定
許上印綬今四海安願賜骸骨歸田里帝泣下曰未也
要當相與老爾公爲示臣我爲太上皇逍遙晚歲不亦善
乎九年用拜司空遣同書員外郎曰一人直第貞觀初太
宗親郊命寂與長孫无忌升金輅寂辭帝曰公有佐命勳
無忌宣力王室非二人誰可參乘者遂同載歸浮屠法雅
坐詆言辭連寂坐免官削封邑半歸故郡寂請留京師帝
讓曰公勳不稱位徒以恩澤居第一武德之政間或弛紊
職公爲之今歸掃墳墓尚何辭寂遂歸未幾汾陰狂男子

謂寂奴曰公士有天分監奴白寂寂惶懼不敢聞遣監奴殺
所言者奴盜心叔封邑錢百萬寂捕急遂上變帝怒曰寂有
死罪四為三公與妖人游一也既免官乃恚稱國家之興
皆其所謀二也匿妖人言不奏三也專殺以滅口四也我
戮之非無辭以議者多請貸乃放靜州會山羌反或言劫寂
為主帝曰國山豕於寂有恩必不爾既而寂率家僮破賊帝
念寂功詔入朝會卒年六十贈相州刺史工部尚書河東
郡公子律師嗣尚臨海長公主終汴州刺史律師子承先
武后時為殿中監酷吏殺之始高祖論太原首功詔尚書
少秦王尚書左僕射裴寂納言劉文靜恕二死左驍衛大

將軍長孫順德右驍衛大將軍劉弘基右屯衛大將軍竇
琮左翊衛大將軍柴紹內史侍郎唐儉吏部侍郎殷開山
鴻臚卿劉世龍衛尉少卿劉政會都水監趙文恪庫部郎
中武士護驃騎將軍張平高李思行李高迂左屯衛長史
許世緒等十四人恕一死武德九年十月太宗又定功臣
封戶時文靜已死乃自寂而下差功大小第之惣四十三
人寂戶千五百長孫无忌王君廓尉遲敬德房玄齡杜如
晦戶千三百長孫順德柴紹羅藝趙郡王孝恭戶千二百
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戶千李勣劉弘基戶九百高士廉
宇文士及秦叔寶程知節戶七百安興貴安脩仁唐儉竇

軌屈突通蕭瑀封德彝劉義節戶六百錢九隴樊興公孫
武達李孟嘗段志玄龐卿惲張亮李藥師杜淹元仲文戶
四百張長遜張平高李安遠李子和秦行師馬三寶戶三
百寂等三十人已見於傳自趙文恪等十八人功不甚顯
然參附義始事班班見當世今次第其名揔出左方云
趙文恪并州人爲隋鷹揚府司馬義兵起授右三統軍武
德二年擢都水監封新興郡公時中國經大亂馬耗會突
厥講和詔文恪至并州與齊王誘市邊馬以備軍劉武周
寇大原屬城盡沒李仲文守涪州兵力孤絕齊王使文恪
率步騎千餘助守會大原陷遂棄城遁詔下獄死

李思行趙州人避仇太原唐公將起使覘詔長安還具論
機策以贊大議授左三統軍從破霍邑平京師擢累嘉州
刺史樂安郡公卒贈洪州都督諡曰襄

李高遷岐州人客太原唐公引致左右執高君雅等有功
以右三統軍從下霍邑圍長安力戰遷左武衛大將軍江
夏郡公檢校西麟州刺史突厥寇馬邑高滿政請救詔高
遷督兵助守賊盛乃夜斬關走所將皆沒坐除名徙邊後
歷資州刺史卒贈涼州都督

姜寶誼秦州上邽人父遠仕周爲秦州刺史朝邑縣公寶
誼游太學受書業不進去爲左翊衛以積勞遷鷹揚郎將

領府兵從高祖督盜太原及起兵授左統軍下西河霍邑
以多爵累永安縣公歷右武衛大將軍劉武周使黃子英
數盜雀鼠谷帝遣寶誼擊之賊輕甲挑師戰接而三遁逐
之伏發寶誼爲賊執俄亡歸與裴寂拒宋金剛戰汾州兵
合寂弃軍走寶誼復爲所禽帝聞爲泣下曰彼烈士必不
下賊死矣賜其家物千段米三百斛果謀還被害且死西
向大呼曰臣無狀負陛下賊平詔迎其柩贈左衛大將軍
幽州摠管諡曰剛子協字壽善篆籀歷燕然都護夏州都
督封成紀縣侯諡曰威

許世緒并州人隋鷹揚府司馬知隋將亡請唐公曰天輔
德人與能乘機不發後必蹈悔隋政不繼天下搖亂公姓
名已著謠籤今擊五郡之兵據四戰之衝苟無奇計而不
反踵若收取英俊爲天下倡帝王業也公奇之顧倚親密
兵起授右一府司馬累除蔡州刺史真定郡公卒弟洛仁
亦從起晉陽錄功至冠軍大將軍卒贈代州都督諡曰勇
陪葬昭陵

劉師立宋州虞城人始事王世充爲親將洛陽平當誅秦
王壯其才釋不死引爲左親衛建成之舅師立參奉密議
後與尉遲敬德龐卿惲李孟嘗等九人錄功拜左衛率遷
左驍衛將軍襄武郡公賜絹五千匹有告師立姓在付讖

欲反者太宗謂曰人言卿將反果乎師立對曰臣爲隋官
不過六品材驚下不敢希富貴今遭非常之會位將卑顧
已極矣何敢反帝笑曰朕知妄耳賜束帛召入卧内勉
羅藝反京師震駭師立檢校右武侯大將軍勒兵備非
常藝平有司劾黨與師立坐與善除名尋以藩邸舊檢校
岐州都督上書請討吐谷渾未報即遣使聞諭部落多降
附者列其地爲開橋二州又党項酋拓拔赤辭先附吐谷
渾傍險自守亦遣說下之詔赤辭爲西戎州都督師立以
母喪解岐人表留遂不得赴哀時河西党項破丑氏嘗苦
邊又阻新附師立討之軍未至破丑懼遁去師立窮追之
抵郵于真山而還又戰吐谷渾於小莫門川破之轉始州
刺史卒謚曰肅

劉義節并州人情大業末補晉陽鄉長富於財裴寂薦之
唐公又與王威高君雅游然於唐公爲最厚兵將起威君
雅疑之義節刺知其情得先事禽威等從平京師爲鴻臚
卿時傾府庫爲軍賞帑財大乏義節曰今京師屯兵多樵
貴帛賤若伐街苑樹爲薪以易布帛歲數十萬可致又請
軸舒藏內見繒取羨尺補雜費得十餘萬段調度遂給遷
太府封葛國公義節本名世龍或言世龍子名鳳昌父子
非人臣兆高祖不聽更賜今名貞觀初轉少府監坐貴入

賈人珠及故出署丞罪廢為民徙嶺南終欽州別駕從子
思禮武后時為箕州刺史少學相人於張憬藏憬藏謂思
禮歷刺史位至太師萬歲通天二年授箕州益喜以為太
師位真非佐命不可得乃結洛州錄事參軍蔡連懼謀反
謂耀曰君體有龍氣如大帝耀亦曰公金刀當輔我陰約
君臣思禮因以術眩衆見者必曰當三品使嗜進者充望
然後云蔡連耀且受命公等皆因之敗武懿宗按之陰
弛思禮禁使多逮引思禮冀自脫悉引素相忤者將刑猶
不寤與衆人斬於市其知名者如李元素孫元身石抱忠
王勳勳元勳路敬淳等三十餘族竄逐千餘人

錢九隴字元業湖州長城人父文彊為吳明徹裨將與明
徹俱敗彭城入隋以罪沒為奴故九隴事唐公善騎射常
備左右兵起以功授金紫光祿大夫從戰薛仁果劉武周
擢累為右武衛將軍從平洛陽佐皇太子建成計劉黑闥
魏州力戰破賊以功最封郇國公以本官為苑游將軍貞
觀初為眉州刺史改巢國卒贈左武衛大將軍潭州都督
諡曰勇陪葬獻陵

樊興安州人以罪為奴從唐公平定安授左監門將軍從秦
王積戰多封營國公數賜黃金雜物後坐重削爵貞觀六
年陵州獠反命討之為左驍衛將軍又從李靖擊吐谷渾

為赤水道行軍摠管後軍期士多死亡失器仗以勲減死
後為左監門大將軍襄城郡公太宗征遼以興忠謹副房
玄齡留守京師檢校右武侯將軍卒贈左武侯大將軍洪
州都督陪葬獻陵

公孫武達京兆樂陽人以豪俠稱為隋驍果兵與武達至
長春宮上謁從秦王討劉武周苦戰功多累遷秦府右三
軍驃騎封清水縣公貞觀初為肅州刺史突厥騎數千輜
重萬餘入寇謀南趨吐谷渾武達以精兵二千人與戰虜
稍却復殊死鬪薄之張掖河潛命上流度兵虜已半濟乃
兩岸夾擊斬溺略盡璽書勞之遷左監門將軍鹽州突厥
叛詔武達趨靈州追及賊賊方度河乃據南涯陣武達擊
之斬其帥可邏拔扈進封東萊郡公終右武衛大將軍贈
荊州都督陪葬昭陵諡曰壯

龐卿暉并州人從討隱太子有功拜右驍衛將軍邾國公
卒追改濮國子同善右金吾大將軍同善子承宗開元初
仕至太子賓客

張長遜京兆襟陽人精馳射在隋為里長以平陳功擢上
開府累遷五原郡通守遭亂附突厥突厥號為割利特勒
義兵起以郡降即拜五原太守安化郡公徙封范陽時梁
師都薛舉請突厥兵南度河長遜矯作詔與莫賀咄設以

伐其謀會唐使亦至突厥兵不出武德元年詔右武侯驃
騎將軍高世靜聘始畢可汗至豐州而始畢死詔留金幣
不遣突厥怒引兵南至河長遜遣世靜出塞勞之且若專
致賻賜者虜引還授總管改揚國公及討薛舉不待命輒
引兵會賜錦袍金甲或諧長遜居豐又恐與突厥為唇齒
乃請入朝授右武侯將軍徙息國公加賜宮人綵千段屬
有疾高祖親問之後寶軌率巴蜀兵擊王世充以長遜檢
校益州行臺左僕射歷遂夔二總管政以惠稱貞觀十一
年卒

張平高綏州人為隋鷹揚府校尉成太原遂預謀議從唐

公平京城累授左領軍將軍封蕭國公貞觀初為丹州刺
史坐事以右光祿大夫還第卒追封羅國贈潭州都督

李安遠夏州人父徹隋上柱國雲州刺史世為將家以財
雄安遠少無檢與博徒游至破產晚乃折節嚮書從士大
夫苟勝已必傾心交之龍襄爵城陽公與王珪最善珪坐王
頗得罪當流安遠為營護免後補正平令兵起攻絳州安
遠與通守陳叔達嬰城拒唐公素與安遠善及拔絳撫慰
其家引與同食授右翊衛統軍正平縣公後從破屈突通
進上柱國右武衛大將軍數從秦王征討積功累封至廣
德郡公奉使吐谷渾安遠與約和吐谷渾乃請為互市邊

場利之隱太子將亂陰使誘動安遠介無貳志秦王益親
重貞觀初嘗命統邏騎都下督盜賊歷潞州都督懷州刺
史皆以幹用顯然急刻少恩由是損名卒贈涼州都督諡
曰安追封遂安郡公

馬三寶性敏獐事柴紹為家僮紹尚平陽公主高祖兵起
紹間道走太原二寶奉公主遁司竹園說賊何潘仁與連
和潘仁入謁以百兵為主衛三寶自稱摠管撫接羣盜兵
至數萬唐公濟河授三寶左光祿大夫秦王主竹林宮三
寶以兵詣軍門謁遂從平京師拜太子監門率別擊叛胡
劉拔真於北山破之從平薛仁果與柴紹擊吐谷渾於岷

州先鋒陷陣斬名王俘執數千以功封新興縣男後高祖
幸司竹園顧謂曰汝與兵處邪衛青大不惡貞觀初拜左
驍衛大將軍進爵為公卒諡曰忠

李孟嘗趙州人終右威衛大將軍漢東郡公

元仲文洛州人終右監門將軍河南縣公
秦行師并州人終右監門將軍清水郡公

贊曰應龍之翔雲霓滄然而從震風薄怒萬空不約而號
物有自然相動耳觀二子非有踔越之姿當高祖受命赫
然利見於世故能或翼或從尸天之功云文靜數履軍陷
陣以才自進而寂專用卑昵顯外者易乘適者難疏故文

唐書卷一百一十四
靜先被躁望誅寂後坐詆言斥誠異夫蕭何曹參云

劉裴列傳第十三

屈突尉遲張秦唐段列傳第十四

唐書卷一百一十九

宋 祁 奉 敕 撰

屈突通其先蓋昌黎徒何人後家長安任隋為兗貴郎將文帝命覆隴西牧簿得隱馬二萬匹帝怒收大營卿慕容悉達監牧官史千五百人將悉殊死通曰人命至重死不復生陛下以至仁育四海豈容以畜產一日而戮千五百士帝叱之通進頓首曰臣願身就戮以禔衆死帝寤曰朕不明乃至是今當免悉達等旌爾善言遂皆以減論擢左武衛將軍益官勁正有犯法者雖親無所回縱其弟蓋為長安令亦以方嚴顯時為語曰寧食二斗艾不見屈突蓋

寧食三斗葱不逢屈突通煬帝即位遣持詔召漢王諒先是文帝與諒約若璽書召諒視敕字加點又與王麟符合則就道及是書無驗諒覺疑詰通通上對無屈竟得歸長安大業中與宇文述共破楊玄感以功遷左驍衛大將軍秦隴盜起授關內討捕大使安定人劉迦論反衆十餘萬據雕陰通發關中兵擊之次安定初不與戰軍中意其怯通陽言旋師而潛入上郡賊未之覺引而南去通七十里舍分兵徇地通候其無備夜簡精甲龍破之斬迦論并首級萬餘築京觀於上郡南山虜老弱數萬口後隋政益亂盜賊多士無鬪志通將多覆通每向必持重雖不大克亦

不敗賁帝南幸使鎮長安高祖起王遣通守河東戰久不下高祖留兵圍之遂濟河破其將桑顯和於飲馬泉通大懼乃留鷹揚郎將克君素守蒲將自武關趨盩厔以援長安至潼關阻劉文静兵不得進相持月餘通令顯和夜襲文静詰朝大戰顯和縱兵破二壁唯文静一壁獨完然數入壁短兵接文静中流矢軍垂敗顯和以士疲乃傳餐食文静因得分兵實二壁會游軍數百騎自南山還擊其背三壁兵大呼奮而出顯和遂潰盡得其衆通勢蹙或說之降曰吾蒙國厚恩事二主安可逃難獨有死誓爾毋自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人一刀其訓勉士卒必流涕故

雖窮而人尚為之感奮帝遣其家僮往召通趨斬之俄
京師平家盡沒乃留顯和保潼關率兵將如洛既行而
顯和來降文靜遣寶琮段志玄精騎追及於稠桑通結
上之琮縱其子壽往諭使降通大呼曰昔與汝父子今
也命左右射之顯和呼其衆曰京師陷諸君皆家關
在為復東衆皆捨兵通知不免遂下馬東南向再拜號
哭曰臣力屈兵敗不負陛下遂被禽送長安帝勞曰何相
見晚邪泣曰通不能盡人臣之節故至此為本朝羞帝曰
忠臣也釋之授兵部尚書蔣國公為秦王行軍元帥長史從
平薛仁果時賊珍用山積諸將爭得之通獨無所取帝聞曰

曰清以奉國名定不虛特資金銀六百兩綵千段判陝東
道行臺左僕射從討王世充時通二子在洛帝曰今以東
略屬公如二子何通曰臣老矣不一當重任然疇昔陛下
釋俘纍加恩禮以蒙更生是時口與心誓以死許國今日
之行正當先驅二兒死自其分終不以私害義帝太息曰
烈士徇節吾今見之及寶建德來援賊秦三分麾下半以
屬通俾與齊王圍洛世充平論功第一拜陝東道大行臺
右僕射鎮東都數歲召為刑部尚書自以不習文固辭改
工部建成之變復檢校行臺僕射馳鎮洛貞觀初行臺廢
為洛州都督進左光祿大夫卒年七十二贈尚書左僕射

諡曰忠後詔配饗太宗朝廷永徽中贈司空二子壽蓋壽襲爵太宗幸洛思通忠節故諡以少子拜果毅都尉賜粟帛卹其家終瀛州刺史諡子仲翔神龍中復守瀛州初桂州都督李弘節亦以清慎顯既歿其家賣珠太宗疑弘節實貪欲追坐舉者魏徵曰陛下過矣且今號清白死不變者屈突通張道源通二子來調共一馬道源子不能自存審其清者不加卹疑其濁者罪所舉亦好善不篤矣帝曰朕未之思置不問故通之清正顯云

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朔州善陽人隋大業末從軍高陽積關為朝散大夫劉武周亂以為偏將與宋金剛南侵得晉澮等州襲破永安王孝基執獨孤懷恩等武德二年秦王戰栢壁金剛敗奔突厥敬德合餘眾守介休王遣任城工道宗字文士及諭之乃與尋相舉地降引為右一府統軍從擊王世充會尋相叛諸將疑敬德且亂囚之行臺左僕射屈突通尚書殷開山曰敬德慄敢今執之猜貳已結不即殺後悔無及也王曰不然敬德必叛寧肯後尋相者邪釋之引見卧內曰丈夫以氣相許小嫌不足置曾中我終不以讒害良士因賜之金曰必欲去以為汝資是日獵榆窠會世充自將兵數萬來戰單雄信者賊驍將也騎直趨王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乃翼王出率兵還戰大

敗之禽其將陳智略獲排稍兵六千王顧曰此衆人意公
必叛我獨保無它何相報速邪賜金銀一篋實建德管板
渚王命李勣等爲伏親挾弓令敬德執稍略其壘大呼致
師建德兵出乃稍引却殺數十人衆益進伏發大破之時
址充兄子琬使於建德乘隋帝旆馬鎧甲華整出入軍中
以夸衆王望見問誰可取者敬德請與高饒生梁建方三
騎馳往禽琬引其馬以歸賊不敢動從討劉黑闥賊以奇
兵襲李勣王勒兵掩其後俄而賊衆四面合敬德率壯士
馳入賊王乘陣亂乃得出又破徐圓朗以功授王府左二
副護軍隱太子嘗以書招之贈金四一車辭曰敬德起幽
賊會天下喪亂久陷逆地秦王實生之方以身徇恩今於
殿下無功其敢當賜若私許則懷二心徇利棄忠殿下亦
焉用之哉太子怒而止敬德以聞王曰公之心如山岳然
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然恐非自安計巢王果遣壯士刺
之敬德開門安卧賊至不敢入因潛於高祖將殺之王固
爭得免其後隱巢計日急敬德與長孫无忌入白曰大王
不先決社稷危矣王曰我惟同氣所未忍伺其發而後以
義討之如何敬德曰人情畏死衆以死奉王此天授也天
與不取反得其咎大王即不聽請從此亡不能交手蒙戮
元忌曰王不從敬德言敬德亦非王有今敗矣王曰寡人

之謀未可全棄公更圖之敬德曰處事有疑非智臨難不
決非勇王今自計如何勇士八百人悉入宮控弦被甲矣
尚何辭後又與侯君集等懇勸進計乃定時房玄齡杜
如晦被斥在外召不至王怒曰是背我邪因解所佩刀授
之謂曰即不從可斬其首以來敬德遂往諭玄齡等與入
計議隱太子死敬德領騎七十人趨玄武門王馬逸墜林
下元吉將奪弓窘王敬德馳叱之元吉走遂射殺之宮府
兵屯玄武門戰不解敬德持二首示之乃去時帝泛舟海
池王命敬德往侍不解甲趨行在帝驚曰今日之亂為誰
爾來何邪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陛下

不安遣臣宿衛帝意悅於是南衙北門兵與府兵尚雜闕敬
德請帝手詔諸軍聽秦王節度內外始定王為皇太子授
左衛率時坐隱巢者百餘家將盡沒入之敬德曰為惡者
二人今已誅若又窮支黨非取安之道由是普原論功為
第一賜絹萬疋舉齊府金幣什器賜焉除右武侯大將軍
封吳國公實封千三百戶突厥入寇授涇州道行軍總管
虜至涇陽輕騎與戰敗之敬德所得財必散之士卒然犒
直頗以功自負又廷質大臣得失與宰相不平出為襄州
都督累遷同州刺史嘗侍宴慶善宮有班其上者敬德曰
爾何功坐我上任城王道宗解喻之敬德勃然擊道宗曰

幾眦太宗不懌罷召讓曰朕觀漢史嘗恠高祖時功臣少
全者今視卿所為乃知韓彭夷戮非高祖過國之大事惟
賞與罰橫恩不可數得勉自脩飾悔可及乎敬德頓首謝
後改封鄂國歷鄜夏二州都督老就第授開府儀同三司
朝朔望帝將討高麗敬德上言乘輿至遼太子次定州兩
京空虛恐有玄感之變夷貊小國不足枉萬乘願委之將
臣以時摧滅帝不納詔以本官行太常卿為左一馬軍總
管師還復致仕顯慶三年卒年七十四高宗詔京官五品
以上及朝集使赴第臨弔冊贈司徒并州都督謚曰忠武
給班劍羽葆鼓吹陪葬昭陵敬德晚節謝賓客不與通飭
勸沼奏清商樂自奉養其厚又餌雲母粉為方士術延年

其戰毒避稍每單騎入賊雖羣刺之不能傷又能奪取賊
補還刺之齊王元吉使去刃與之校敬德請王加刃而獨
去之卒不能中帝嘗問奪稍與避稍孰難對曰奪稍難試
使與齊王戲少選王三失稍遂大愧服

張公謹字弘慎魏州繁水人為王世充洧州長史與刺史
崔樞挈城歸天子授檢校鄒州別駕累遷右武候長史未
知名李勣尉遲敬德數啓秦王乃引入府王將討隱巢亂
使卜人占之公謹自外至投龜於地曰凡卜以定猶豫決
嫌疑今事無疑何卜之為卜而不吉其可已乎王曰善隱

太子死其徒攻玄武門銳甚公謹獨閉關拒之以功授左
武侯將軍封定遠郡公實封一千戶貞觀初為代州都督
置屯田以省餽運數言時政得失太宗多所采納後副李
靖經略突厥條可取狀於帝曰頡利縱欲肆凶誅害善喪
昵近小人此主昏於上可取一也別部同羅僕骨回紇延
陀之屬皆自立君長圖為反噬此眾叛於下可取二也突
利被疑以輕騎免拓設出討眾敗無餘欲谷喪師無託足
之地此兵挫將敗可取三也北方霜早粟糧之絕可取四
也頡利雖美無親諸胡胡性翻覆大軍臨之內必生變可
取五也華人在北者甚眾比聞屯聚保據山險王師之出

當者應者可取六也帝知其言及可定襄敗頡利璽詔

勞進封鄒國公改襄州都督以惠政聞卒官下年四十九
帝將出次哭之有司奏日在辰不可帝曰君臣猶父子也
情感於內安有所避遂哭之詔贈左驍衛大將軍諡曰襄
十三年追改鄒國公永徽中加贈荊州都督子大素龍朔
中歷東臺舍人兼脩國史著書百餘篇終懷州長史次子
大安上元中同中書門下三品章懷太子令與劉訥言等
共註范曄漢書太子廢故貶為普州刺史終橫州司馬子
排仕玄宗時為集賢院判官詔以其家所著魏書說林入
院綴脩所闕累擢知圖書括訪異書使進國子司業以累

免官

秦瓊字叔寶以字顯齊州歷城人始為隋將來護兒帳內
母喪護兒遣使襚弔之吏恠曰士卒死喪將軍未有所問
今獨弔叔寶何也護兒曰是子才而武志節完整豈久處
卑賤邪俄從通守張須陁擊賊盧明月下邳賊衆十餘萬
須陁所統纔十之一堅壁未敢進糧盡欲引去須陁曰賊
見兵却必悉衆追我得銳士襲其營且有利誰為吾行者
衆莫對惟叔寶與羅士信奮行乃分勁兵千人伏莽間須
陁委營遁明月悉兵追躡叔寶等馳叩賊營門閉不得入
乃升樓拔賊旗幟殺數十人營中亂即斬綯納外兵縱火
焚三十餘屯明月奔還須陁回擊大破之又與孫宣雅戰
海曲先登以前後功擢建節尉從須陁擊李密榮陽須陁
死率殘兵附裴仁基仁基降密密得叔寶大喜以為帳內
驍騎待之甚厚密與宇文化及戰黎陽中矢墮馬濱死追
兵至獨叔寶捍衛得免後歸王世充署龍驤大將軍與程
璉金計曰世充多詐數與下呪誓乃巫媼非撥亂主也因
約俱西走策其馬謝世充曰自顧不能奉事請從此辭賊
不敢逼於是來降高祖俾事秦王府王尤獎禮從鎮長春
宮拜馬軍總管戰美良川破尉遲敬德功多帝賜以黃金
瓶勞曰卿不卹妻子而來歸我且又立功使朕肉可食當

割以吹爾況子女玉帛平尋授秦王右三統軍走宋全副
於介休拜上柱國從討世充建德黑闥三盜未嘗不身先
鏗鏖陣前無堅對積賜金帛以千萬計進封翼國公每敵
有驍將銳士震耀出入以奪衆者秦王輒命叔寶往取之
躍馬挺槍刺於萬衆中莫不如志以是頗自負及平隱巢
功拜左武衛大將軍實封七百戶後稍移疾嘗曰吾少長
戎馬間歷二百餘戰數重創出血且數斛安得不病乎卒
贈徐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宗詔有司琢石爲人馬立墓前
以旌戰功貞觀十三年改封胡國公後四年詔司徒趙國
公無忌司空開王恭恭司空萊國公如晦司空太平太
黃國公徵司空梁國公玄齡開府儀同三司鄂國公敬
德特進衛國公靖特進宋國公瑀輔國大將軍襄國公志
玄輔國大將軍夔國公弘基尚書左僕射蔣國公通饒東
道行臺右僕射鄒國公開山荊州都督譙國公紹荊州都
督邛國公順德洛州都督鄭國公亮吏部尚書陳國公君
集左驍衛大將軍鄭國公公謹左領軍大將軍盧國公知
節禮部尚書永興郡公世南戶部尚書渝國公政會戶部
尚書莒國公儉兵部尚書英國公勣并叔寶並圖形凌煙
閣高宗永徽六年遣使致祭名臣圖形凌煙閣者凡七人
徵士廉瑀志玄弘基世南叔寶並始終著名者也

唐儉字茂系并州晉陽人祖邕北齊尚書左僕射父璽隋
戎州刺史與高祖善嘗借典軍衛故儉雅與秦王游同在
太原儉爽邁少繩檢然事親以孝聞見隋政變亂陰說秦
王建大計高祖嘗召訪之儉曰公日角龍廷姓協圖讖係
天下望久矣若外嘯豪傑北招戎狄右收燕趙濟河而南
以據秦雍湯武之業也高祖曰湯武之事豈可幾然喪亂
方刻私當圖存公欲拯溺者吾方為公思之及大將軍府
開授記室參軍渭北道元帥司馬從定京師為相國府記
室晉昌郡公武德初進內史會入遷中書侍郎散騎常侍
高宗伐以夏縣反與劉武周連和詔永安王孝基獨孤眾
恩于筠率兵致討儉以使適至軍會孝基等為武周所虜
儉亦見禽始懷恩屯蒲州陰與部將元君實謀反會俱在
賊中君實私語儉曰獨孤尚書將舉兵圖大事猶豫不發
故及此所謂當斷不斷而受亂者俄而懷恩脫歸詔復守
蒲君實曰獨孤拔難歸再戍河上寧其王者不死乎儉恐
必亂密遣劉世讓歸白發其謀會高祖幸蒲津舟及中流
而世讓至帝驚曰豈非天也命趨還舟捕反者懷恩自殺
餘黨皆誅俄而武周敗亡入突厥儉封府庫籍兵甲以待
秦皇帝嘉儉身幽辱而不忘朝廷詔復舊官仍為并州道
安撫大使許以便安蓋簿懷恩貲產賜儉還為禮部尚書

天竺府長史檢校黃門侍郎莒國公仍為遂州都督會綿
州六百戶貞觀初使突厥還太宗謂儉曰卿觀頡利可取
乎對曰銜國威靈庶有成功四年馳傳往誘使歸款頡利
許之兵懈弛李靖因襲破之儉脫身還歲餘為民部尚書
從獵洛陽苑羣豕突出千林帝射四發輒殪四豕一豕躍
及鐙儉投馬搏之帝拔劍斷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
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
之陛下神武定四方豈復快心于一豕帝為罷獵詔其子
善識回豫章公主位居官不事事與宮客縱酒為樂坐小
去後光祿大夫永徽初致仕加特進顯慶初卒年七十八

贈開府儀同三司少州都督陪葬昭陵諡曰襄少子觀為

河西令知名孫從心神龍中以其子駿娶太平公主女擢
累殿中監眇太常少卿坐太平黨誅

儉弟憲字茂彞仕隋為東宮左勳衛太子廢罷歸不治
細行好馳獵藏亡命所交皆博徒輕俠高祖領太原頗親
遇之參與大議義師起授正議大夫置左右尤所信倚封
安富縣公武德中進累雲麾將軍加郡公貞觀中終金紫
光祿大夫

裔孫次字文編建中初及進士第歷侍御史竇參數薦之
改禮部員外郎參貶出為開州刺史積十年不遷年臯鎮

蜀表為副使德宗諭臯罷之次身在遠久抑不得申以為古忠臣賢士罹讒毀被放至殺身君且不悟者因采獲其事為辨謗略三篇上之帝益怒曰是乃以古昏主方我改夔州刺史憲宗立召還授禮部郎中知制誥終中書舍人憲宗雅惡朋比傾陷者嘗覽辨謗略善之謂學士沈傳師曰凡君人者之所觀省然次編錄未盡卿可廣其書傳師乃與令狐楚杜元穎論次起周訖隋增為十篇更號元和

辨謗略

子扶字雲翔仕歷屯田郎中太和五年為山南宣撫使內

孫凡二十八年九八死於獄扶奏申釋之詔切責鹽鐵度

支二使天下監院償補數三一年以上者皆原進中書舍人出為福州觀察使濫殺人風績不立會卒奴婢爭財有司按其貲至十餘萬時議蚩薄之

扶弟持字德守中進士第大和中為渭南尉試京兆府進士時尹杜棕欲以親故託之持輒趨階伏棕語塞乃止累遷工部郎中出為容州刺史遷給事中歷朔方昭義節度使卒

子彥謙字茂華多通技藝尤工為詩員才無所屈乾符末避亂漢南王重光鎮河中辟幕府累表為副歷晉絳二州

刺史重榮軍亂彥謙貶興元參軍事節度使楊守亮表爲
判官遷副使終閬壁二州刺史

段志玄齊州臨淄人父偃師仕隋爲太原司法書佐從義
師官至郢州刺史志玄姿質偉岸少無賴數犯法大業末
從父客太原以粟果諸惡少年畏之爲秦王所識高祖興
以千人從授右領大都督府軍頭下霍邑絳郡攻取豐倉
椎鋒最歷左光祿大夫從文靜拒屈突通于潼關文靜爲
桑顯和所襲軍且潰志玄率壯騎馳賊殺十餘人中流矢
忍不言突擊自如賊衆亂雷乘之唐兵復振通敗走與諸
將躡獲於稠桑以多授樂游府車騎將軍從討王世充深

入馬跌爲賊禽兩騎交持其首將度洛志玄忽騰而上二
人者俱墮於是奪其馬馳歸亡騎數百不敢近破竇建德
平東都遷秦王府右二護軍隱太子嘗以金帛誘之拒不
納秦王即位累遷左驍衛大將軍封樊國公實封九百戶
詔率兵至青海奪吐谷渾牧馬逗留免未幾復職文德皇
后之葬與宇文士及勸在衛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二將
軍所士及披戶內使志玄拒曰軍門不夜開使者示手詔
志玄曰夜不能辨不納比帝歎曰真將軍周亞夫何以
加改封襄國公歷鎮軍大將軍貞觀十六年疾帝臨視泣
顧曰當與卿子五品官首謝請與母弟乃拜志感左衛

即將及卒帝哭之慟贈^韓國大將軍楊州都督陪葬昭陵
諡曰壯肅三世孫文昌

文昌字墨卿一字景初世客荊州疏爽任義節不為齷齪
小行節度使裴胄禮之胄採古今禮要為書數從文昌質
判所疑後依劍南節度韋皋表為校書郎宰相李吉甫
才之擢登封尉集賢校理再遷左補闕憲宗數欲親用頗
為韋貫之奇詆偃蹇不得進貫之罷引為翰林學士遷中
書舍人遂為承旨穆宗即位屢召入思政殿顧問率至夕
乃出俄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未踰年自表還
政授劍南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文昌不諳蜀利病大抵
治寬靜間以威斷不常任也群蠻震服長慶二年黔中蠻
叛觀察使崔元略以聞文昌使一介開曉蠻即引還彭濮
蠻大酋蹉祿來請立石刊誓脩貢獻入遷兵部尚書文宗
立拜御史大夫進封鄒平郡公俄檢校尚書右僕射平章
事節度淮南太和四年檢校左僕射徙帥荆南州或旱禮
解必雨或久雨遇出游必霽民為語曰旱不苦禱而雨雨
不愁公出游南詔襲南安帝以文昌得蠻夷心詔使下檄
尉讓即日解而去復節度西川九年卒贈太尉文昌先墓
在荊州歲時享祠必薦以音樂歌舞習禮者譏其非少羈
窶所向少諧及居將相享用奢侈士議尤替

子成式字柯古推蔭為校書郎博學彊記多奇篇秘籍侍
父于蜀以畋獵自放文昌遣吏自其意諫止明日以雉兔
徧遺幕府人為書因所獲儷前世事無復用者眾大驚擢
累尚書郎為吉州刺史終太常少卿著西陽書數十篇子
安節乾寧中為國子司業善樂律能自度曲云
贊曰屈突通盡節於隋而為唐忠臣何哉惟其一心故事
兩君而無嫌也敬德之來太宗以赤心付之桑蔭不徒而
大功立君臣相遇古人謂之千載顧不諒哉投幾之會間
不容穰公謹所以抵龜而決也
屈突尉遲張秦唐段列傳第十四

一劉殷許程柴任立列傳第十五

唐書九十一

宋 祁 奉 敕 撰

劉弘基雍州池陽人少以蔭補隋右勳侍大業末從征遼
嘗之行夕汾陰度後期且誅遂與其屬椎牛犯法吏調捕
繫歲餘以贖論因亡命盜焉自給至太原陰事高祖又察
太宗資度非常益自託由是蒙親禮出入連駱間至臥內
兵將舉弘基募士得二千人王威等鯁大事弘基與長孫
順德伏閣後摩左右執之從攻下西河宋老生敗棄馬投
斬弘基斬其首拜右光祿大夫師至蒲引兵先濟河下馮
翊為渭北道大使命殷開山副之西徇扶風眾至六萬南

度渭次長安故城振隊金光門隋將衛文昇來拒弘基逆
擊擒甲士千餘馬數百時諸軍尚未至弘基最先勝高祖
悅賜馬二十匹京師平功第一授右驍衛大將軍討薛舉
戰淺水原八摠管軍皆沒唯弘基一軍戰力矢盡為賊拘
帝以臨難不屈優護其家仁杲平乃克歸官之如初劉武
周死太原弘基屯平陽復陷賊俄自拔歸授左一摠管從
秦王屯栢壁以勁卒二千繇隰州趨西河躡賊歸路賊銳
甚弘基壁儲勇及宋金剛遁走率騎尾之介休與王合
擊夫破之累封任國公從擊劉黑闥還除并鉞將軍會突
厥患邊督步騎萬人備塞自幽北東拒子午嶺西抵臨涇

筑木障遮虜貞觀初李孝常等謀反坐與交除名為不歲餘
起為易州刺史復封爵召授衛尉卿改封夔國以老乞骸
為輔國大將軍朝朔望祿賜同職事太宗征遼召為前軍
大總管戰駐蹕山有功累加封戶至千一百卒贈開府儀
同三司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諡曰襄始弘基病給諸子奴
婢各十五人田五頃謂所親曰使賢固不藉多財即不賢
守此可以脫飢凍餘悉散之親黨李仁實襲封
殷開山名嶠以字行並居江南祖不害仕陳為司農卿陳
亡徙京兆為鄠人開山涉書工為尺牘為隋大谷長高祖
兵起召補大將軍掾從攻西河為渭北道元帥長史時關

輔羣盜驚力自張不相君命開山招慰皆下與劉弘基屯
故城破衛文昇之兵賜爵陳郡公遷丞相府掾以吏部侍
郎從秦王討薛舉會王疾甚卧營委軍於劉文靜誠曰賊
方熾邀速戰利公等毋與爭糧盡粟朽乃可圖開山銳立
事說文靜曰王屬疾憂公弗克濟故不欲戰今宜逗機制
敵無專以賊遺王也請勒兵以怖之遂戰折塹為舉所乘
遂大敗下吏當死詔貸之除名為民頃之從平仁果復爵
位兼陝東道行臺兵部尚書遷吏部從討王世充以功進
爵鄭國公征劉黑闥道病卒王哭之慟詔贈陝東道大行
臺右僕射諡曰節貞觀十四年與淮安王神通河間王孝
恭民部尚書劉政會俱配饗高祖廟廷永徽中加贈司空
劉政會滑州胙人隋大業中為太原鷹揚府司馬以兵隸
高祖麾下王威等既貳秦王欲先事除之遣政會為急變
書告其反時募士已集乃執威等囚之然後舉兵政會功
也大將軍府建為戶曹參軍遷丞相府掾武德初授衛尉
少卿留守太原調輯戎政遠近懽服會劉武周寇并州晉陽
豪傑舉應之政會為武周所擒每密表賊形勢既平復官
爵歷光祿卿封邢國公貞觀初轉洪州都督卒太宗手詔
政會昔預義舉有殊功葬宜異等於是贈民部尚書諡曰
襄後追徙渝國子玄意襲爵尚南平公主高宗時為汝州

刺史

次子竒長壽中為天官侍郎薦張鷟司馬鍾為監察御史
二人因申屠瑒以謝竒正色曰舉賢本無私何見謝聞者
皆竦後為酷吏陷被誅

七世孫崇望字希徒及進士第宣歙王凝辟轉運巡官崔
安潛帥許及劔南崇望兄弟四人同幕府世以為才安潛
入為吏部尚書崇望又以員外郎主南曹選事清辨僖宗
幸山南王重榮怨宦豎不肯率職時高選使者即河中鐫
諭使自新崇望以諫議大夫持節往既至陳君臣大義動
之重榮順服請誅朱玫自效使還稱旨擢翰林學士昭宗

即位遣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洸代太原崇望

固執不可洸果敗代為門下侍郎判度支玉山都將揚守
信反夜陳兵闕下帝列兵延喜門命崇望守度支重黎旦
含光明未開禁卒左右植立將大掠長安中俄聞傳呼幸
相來者門關崇望駐馬勞曰上自將在中營公等禁軍也
不帝前殺賊取功而苟欲剽掠成惡名乎士皆唯唯至長
樂門賊望兵至乃遁去軍中咸呼萬歲是日京師不亂繫
其力進尚書左僕射朱全忠謀取徐泗表請以大臣代時
溥乃授崇望武寧軍節度使溥拒命崇望還為太常卿會
王珂王拱爭河中詔以崔胤為節度使珂李克用壻也太

原郎吏薛志勤曰崔公鎮河中不若光德劉公於我公最善光德崇望所居坊也後李茂貞王行瑜入誅執政坐是貶昭州司馬行瑜誅克用且其寃召爲吏部尚書會王搏以吏部輔政徙兵部王建欲并東川詔崇望爲劍南東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未至建已使王宗濬知留後崇望乃還爲兵部尚書卒贈司空

元崇龜字子長擢進士仕累華要終清海軍節度使廣有一賈約倡女夜集而它盜殺女遺刀去賈入倡家踐其血一覺棄輻亡市跡賈捕効得約女狀而不殺也崇龜方大饗中悉集客人至日入乃遣陰以遺刀易一雜置之詰

朝群宰即庖取刀一人不去曰是非我刀問之得其主名往視則亡矣崇龜取它囚殺之聲言賈也陳諸市亡宰歸捕詰具伏其精明類此姻舊或干以財率不答但寫荔支圖與之然不能防檢其家既沒有鬻珠翠羽者由是名損弟崇魯字郊文亦第進士擢左補闕翰林學士僖宗避難山南爲嗣襄王焜史館脩撰得不誅景福中以水部郎中知制誥雅與崔昭緯善帝以韋昭度李璣輔政而昭緯外倚邠岐兵爲援以久其權於是天子厚禮璣昭緯懼見奪共謀沮之及璣墨麻出崇魯輒掠麻大失帝問焉崇魯曰今雖乏人豈宜取儉人爲宰相璣以楊復恭西門重遂得

近職柰何用之前日杜讓能羞戮未刷尚忍蹈覆轍乎
由是不得相礪亦劾奏其姦因自陳為山南楊守亮詆毀
不容與復恭交私又言崇望為宰相使親吏日夕謁左軍
與復恭相親厚絕巾慘帶不入禁門崇魯向殿哭厭詛天
祚殆人之妖且其父坐賄飲藥死崇魯身為朱攷史官作
勸進表在太原府使西川見田令孜沒階趨廢制度自崇
魯始其相詈訾俚淺稽校譬市人然崇龜始聞哭麻恚不
食曰吾兄弟未始以聲利敗名今不幸乃生是兒後王行
瑜崔昭緯相繼誅崇魯貶崖州司戶參軍終水部員外郎
許紹字嗣宗安州安陸人父法光在隋為楚州刺史元皇

帝為安州摠管紹時為兒與高祖同學相愛也大業末任
夷陵通守會盜起州境獨完流人自占數十萬開倉賑給
煬帝崩問至紹率人吏三日臨以所部遙屬越王侗後王
世克募立遂遣使以黔安武陵澧陽歸國授陝州刺史封
安陸郡公高祖賜書道平生舊以加慰納蕭銑將董景珍
降命紹率兵應接以破銑功擢其子智仁為温州刺史銑
遣楊道生圍峽州紹擊走之銑將陳普環具大艦溯江與
開州賊蕭闍提略巴蜀紹遣智仁及壻張公靖掾李弘節
追戰西陵覆其兵禽普環悉獲戰艦江之南有安蜀城地
直夷陵荆門城峙其東皆峭險處銑以兵戍守紹遣智仁

等攻荆門取之制書褒美許以便安紹境連王世克及銳
其下為賊剽者皆見殺紹得敵人獨資遣之二邦感義殺
掠為止進譙國公賜帛千段趙郡王孝恭等伐銳復詔督
兵圖荊州會病卒于軍帝為流涕貞觀中贈荊州都督智
仁初以勲授封孝昌縣公紹卒繼守夷陵終涼州都督次
子圍師

圍師有器幹研涉藝文擢進士
累遷給事中黃門侍郎
同中書門下三品龍朔中為左
高宗自書詔賜遼東諸
將謂許敬宗曰圍師愛書可示
俄坐其子獵犯人田有
辭怒而射之圍師掩不奏為人
適帝讓曰宰相而暴百

姓非作威福乎圍師謝且言作威福者彊兵重鎮媿天子
法臣文吏何敢然帝曰慊無兵邪敬宗因是劾抵遂免官
久之為虔州刺史稍遷相州專以寬治州人刻石頌美部
有受賂者圍師不忍按但賜清白箴其人自愧後脩飾更
為廉士進戶部尚書卒贈幽州都督謚曰簡陪葬泰陵紹
初爵譙國公以子智仁自有封故詔孫力士襲之終洛州
長史

子欽寂嗣封萬歲通天元年契丹入寇詔為隴山軍討擊
副使戰崇州敗為虜所禽方圍安東曾令說屬城未下者
欽寂呼安東都護裴玄珪曰賊朝夕當滅幸謹守賊怒害

之武后下制褒美贈蘄州刺史諡曰忠子輔乾以父死難授左監門衛中候爲海東慰勞使使迎柩還葬

欽寂弟欽明以軍功擢左玉鈐衛將軍安西大都護鹽山郡公出爲涼州都督嘗輕騎按部會突厥默啜兵奄至被執賊與皆至靈州使說之降欽明至城下呼曰我乏食有美醬乎有梁米乎并乞墨一枝時賊營四面阻水惟一路得入欽明欲選將乘兵乘夜襲賊也而城中無寤其度者遂見害兄弟死王事世名其忠

程知節本名儼金濟州東阿人善馬稍隋末所在盜起知節聚衆數百保鄉里後事李密而密料士八千隸四驃騎分左右以自衛號內軍常曰此可當百萬知節領驃騎之一恩遇隆特王世克與密戰知節以內騎營北邛單雄信以外騎營偃師世克襲雄信密遣知節及裴行儼助之行儼中流矢墜馬知節馳救之殺數人軍辟易乃抱行儼重騎馳追兵以槩撞之知節折其槩斬追者乃免後密敗爲世克所獲惡其爲人與秦叔寶來奔授秦王府左三統軍從破宋金剛竇建德王世克並領左一馬軍摠管擐旗先登者不一以功封宿國公七年隱太子譖之出爲康州刺史白秦王曰大王去左右手矣身欲久全得乎知節有死不敢去事平拜太子右衛率尋遷右武衛大將軍實封七

百戶貞觀中歷瀘州都督左領軍大將軍改封盧國顯慶
二年授葱山道行軍大總管以討賀魯師次怛篤城胡人
數千出降知節屠其城去賀魯因遠道軍還坐免未幾起
為岐州刺史致仕卒贈驃騎大將軍益州大都督陪葬昭
陵子處亮尚清河公主

柴紹字嗣昌晉州臨汾人幼趨悍有武力以任俠聞補隋
太子千牛備身高祖妻以平陽公主將起兵紹走間道迎
謂時太子建成齊王元吉亦自河東往遇諸塗建成曰追
書急恐吏逮捕請依劇賊莫自全紹曰不可賊知君唐公
子必執以為功徒死爾不如疾走太原既入雀鼠谷聞義

上起謂紹有謀乃相賀授右領軍大都督府長史領毅騎

發晉陽先抵霍邑城下覘形勢遠百宋老生一夫敵我兵
到必出戰可虜也大師至老生果出紹力戰有功從下臨
汾絳郡隋將桑顯和來戰紹引軍繚其背與史大柰合攻
之顯和敗遂平京師進右光祿大夫封臨汾郡公高祖即
位拜左翊衛大將軍累從征討以多進封霍國公遷右驍
衛大將軍吐谷渾党項寇邊敕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雨矢
士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使一女子舞虜疑之休射
觀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虜大潰斬首五百級貞觀
二年平梁師都轉左衛大將軍出塞葦州刺史加鎮軍大

將軍從譙國既病太宗親問之卒贈荊州都督諡曰襄二
子哲威令武哲威為左屯衛將軍襲封坐弟謀反免死流
邵州起為交州都督卒令武尚巴陵公主遷太僕少卿衛
州刺史襄陽郡公與房遺愛謀反貶嵐州刺史自殺公主
亦賜死

任瓌字瑋廬州合肥人父上寶陳將忠之弟為陳定遠太
守瓌早孤忠撫愛甚每曰吾子雖多庸保耳所以寄門戶
者瓌也年十九試守靈溪遷衡州司馬都督王勇盡以
州務屬瓌陳亡瓌勸勇據嶺外立陳後輔之勇不從以地
降隋瓌棄官去仁壽中調補城尉未幾罷高祖討南於
晉瓌上謁轅門承制署河東縣戶曹高祖之晉陽留瓌

子託之義師起瓌至龍門謁見高祖曰隋失其政四海羣
沸吾以外戚據重任不忍坐觀其亡晉陽天下用武處兵
精馬彊今率之將厭國難公將家子智筭練達論吾此舉
其濟乎瓌曰今主政殘酷兵役不止天下之人思見拯亂
與之息肩公天付神武杖順而起軍令嚴明所下城邑無
秋毫之犯關中起兵者跋踵而待擁義師迎衆欲何不濟
哉瓌在馮翊又悉其人情願為一介使入關宣布威靈以
收左輔繇梁山濟河直趣韓城逼邵陽徇朝邑蕭造文吏
勢當自下次招諸賊然後鼓行而前據永豐積粟雖未得

京師關中固已定矣高祖曰是吾心也乃授銀青光祿大夫遣陳演壽史大奈步騎六千趣梁山以環及薛威為招慰大使高祖謂演壽曰閩外事與任環籌之既而賊孫華白玄廣等果降且具舟于河以濟師環行說下韓城與諸將進擊飲馬泉破之拜左光祿大夫留戍永豐倉高祖即位授穀州刺史王世充數攻新安環拒破之以功封管國公秦土東討環從至邛山主水運餉軍關東平為河南安撫大使王世辯以徐州降環環至宋州會徐圓朗反副使柳濟勸退保汴環笑曰公何怯老將居邊久自當有計俄而賊陷楚丘將圍虞城環遣崔樞張公謹自鄆陵領諸州豪質子百餘守之濟曰樞等故世充將且諸州質子父兄皆反柰何令保城環不荅樞至則分質子與土人合隊賊近質子稍叛樞即斬其隊帥城中人懼曰是皆賊子弟安可與守乎樞因聽諸隊殺質子梟首門外環陽怒曰去者遣招慰何乃殺之退謂濟曰固知崔樞辦之縣殺賊子為怨已大大今自為戰矣圓朗攻虞城不能拔賊平遷徐州總管仍為大使輔公柘反詔以兵自揚子津濟江討之公柘平拜邗州都督遷陝州環弟璨為隱太子典膳監太子廢璨得罪環亦左授通州都督貞觀四年卒環歷職有功然補吏多為親故人私至負勢賅請環知不甚禁遏世以

唐傳十五
此譏之環卒時有司以在外對仗白奏太宗怒曰昔杜如
晦亡朕不能事者數日今環喪所司不以狀言豈朕意乎
有如朕子弟不幸死當此奏邪自是大臣喪遂不對仗奏
云

丘和河南洛陽人後徙家郿少重氣俠閑弓馬長乃折節
自將仕周開府儀同三司入隋爲右武衛將軍封平城郡
公歷資梁蒲三州刺史以寬惠著名漢王諒反使卒衣婦
人衣襲取蒲州和挺身免坐發爲民宇文述有寵和傾心附
納俄以發武陵公元冑罪復拜代州刺史煬帝北巡和饋
獻精腆至朔州而刺史楊郭無所進帝不悅述盛稱和美

帝用爲博陵太守詔廓就視和爲式後帝過博陵和去良加
豐愈喜由是所過競爲珍侈獻自和發也然和善撫吏士
得其心遷天水郡守入爲左禦衛將軍大業末海南苦吏
侵歎怨畔帝以和所莅稱淳良而詣門侍郎裴矩亦薦之
遂拜交趾太守撫接盡情恭懷愛之煬帝崩而和未知於
是瀉臚卿審長真舉樂林附蕭銑馮盎舉珠崖番禺附林
士弘各遣使招和不從林邑西諸國數遣和明珠文犀金
寶故和富埒王者銑聞利之命長真以南粵蠻俚攻交趾
和遣長史高士廉率兵擊走之郡爲樹石勒其功會隋驍
果自江都來乃審隋亡和即陳欵歸國而嶺嶠閉阻乃權

附銑銑平遂得歸詔李道裕即授和交州大摠管爵謹國
公和遣士廉奉表請入朝詔其子師利迎之及謁見高祖
為興引入卧內語平生歡甚奏九部樂饗之除左武侯大
將軍和時已老以稷州其故鄉也今為刺史以自養尋除
特進貞觀十二年卒年八十六贈荊州摠管諡曰襄陪葬
獻陵有子十五人多至大官而行恭為知名

行恭有勇善騎射大業末與師利聚兵萬人保郿城人多
依之羣盜不敢窺境後原州奴賊圍扶風太守竇璡堅守
賊食盡無所掠眾稍散歸行恭遣其酋說賊共迎高
祖乃自率五百人負糧持牛酒詣賊營奴帥長揖行恭手
斬之謂眾曰若皆豪桀也何為事奴乎使天下號曰奴賊
眾皆伏曰願改事公行恭乃率其眾與師利迎謁秦王於
渭北拜光祿大夫累從戰伐功多遷左一府驃騎錫勞甚
厚隱太子誅以功擢左衛將軍貞觀中坐與兄爭葬所生
母廢為民從侯君集平高昌封天水郡公進右武侯將軍
高宗立遷大將軍莫峽二州刺史致仕卒年八十贈荊州
刺史諡曰襄陪葬昭陵行恭所守嚴烈僚吏畏之數坐事
免太宗思其功不踰時輒復官初從討王世充戰却山太
宗欲嘗賊虛實與數十騎衝出陣後多所殺傷而限長隄
與諸騎相失唯行恭從賊騎追及流矢著太宗馬行恭回

射之發無虛鏃賊不敢前遂下拔箭以已馬進太宗步執
長刀大呼導之斬數人突陣而還貞觀中詔斲石爲人馬
象按箭狀立昭陵闕前以旌武功云子神勳見酷吏傳
贊曰帝王之將興其威靈氣焰有以動物悟人者故士有
一槩皆填然躍而附之若榱椽梁柱以成大室又負偃植
各安所施而無遺材諸將之謂邪然皆能禮法自完賢矣
哉

二劉滎許程朱任立列傳第十五

溫皇甫二李姜程列傳第十六

唐書九十一

宋 祁 奉 勅 撰

溫大雅字彥弘并州祁人父君攸北齊文林館學士入隋
爲泗州司馬見朝政不綱謝病歸大雅性至孝與弟彥博
大有皆知名薛道衡見之嘆曰三人者皆卿相才也初爲
東宮學士長安尉以父喪解會天下亂不復仕高祖鎮太
原厚禮之兵興引爲大將軍府記室參軍主文檄帝受禪
與竇威陳叔達討定儀典遷尚書門侍郎而彥博亦爲中書
侍郎對管華近帝嘗從容謂曰我起晉陽爲卿一門耳進
工部侍郎陝東道大行臺尚書隱太子圖亂秦王表大雅

鎮洛陽須變數陳祕畫多所嘉納王即位轉禮部封黎國
公改葬其祖卜入占其地曰弟則吉不利於君若何大雅
曰如子言我含笑入地矣歲餘卒諡曰孝永徽五年贈尚
書右僕射

彥博字大臨通書記警悟而辯開皇末對策高第授文林
郎直內史省隋亂幽州總管羅藝引為司馬藝以州降彥
博與有謀授總管府長史封西河郡公召入為中書舍人
遷侍郎高麗貢方物高祖欲讓而不臣彥博執不可曰遼
東本周箕子國漢玄菟郡不使北面則四夷何所瞻仰帝
勅而二突厥入寇彥博以并州道行軍長史戰大谷王師

敗績被執突厥知近臣數問口兵多少及國產彥博不
肯對囚陰山苦寒地太宗立大厥歸款得還授雍州治中
尋檢校吏部侍郎彥博欲法庾士類寡術不能厭眾訟牒
滿廷時譏其煩碎復為中書侍郎遷御史大夫檢校中書
侍郎事貞觀四年遷中書令封虞國公突厥降詔議所以
安邊者彥博請如漢置降匈奴五原塞以為捍蔽與魏徵
廷爭徵不勝其辯天子卒從之其後突利可汗弟結社謀
反帝始悔云彥博善辭令每問四方風俗臚布詰命若成
誦然進止詳華人皆拭目觀高祖嘗宴近臣遣秦王諭旨
既而顧左右曰何如溫彥博十年遷尚書右僕射明年卒

年六十三彥博性周慎既掌機務謝賓客不通進見必陳
政事利害卒後帝歎曰彥博以憂國故耗思殫神我見其
不逮再棋矣恨不許少閑以充其壽家貧無正寢殯別室
帝命有司為構寢贈特進諡曰恭陪葬昭陵子振挺振歷
太子舍人居喪以毀卒挺尚千金公主官延州刺史彥博
曾孫曦尚涼國長公主

大有字彥將隋仁壽中李綱薦之授羽林騎尉高祖舉兵
引為太原令從秦王徇西河將行高祖曰士馬單少要須
經畧以君參軍事事之濟否卜是行也西河一攝大將軍
府記室與兄大雅同掌機近不自安請徙它職帝曰我虛

心待卿何所自疑武德初累遷中書侍郎封清河郡公卒
贈鴻臚卿諡曰敬初顏氏溫氏在隋最盛思魯與大雅俱
事東宮愍楚彥博同直內中省游秦大有典校祕閣顏以
學業優而溫以職位顯於唐云

大雅四世孫佶字輔國以字行安祿山亂往見平原太守
顏真卿助為守計李光弼厚遇之後居鄴薛嵩薦之朝授
太常丞一謝嵩即去屏處郊野世推其高節子造
造字簡與姿表瑰傑性嗜書然盛氣少所降屈不喜為吏
隱三屋山人號其居曰處一墅壽州刺史張建封聞其名
書幣招禮造欣然曰可人也往從之建
雖咨謀而不敢

縻以職事及節度徐州造謝歸下邳慨
 恐失造因妻以兄子時李希烈及攻陷城邑天下兵鎮陰
 相撼逐主帥自立德宗患之以劉濟方納忠于朝密詔建
 封擇縱橫士往說濟位其建封疆署造節度參謀使幽
 州造與濟語未訖濟俯伏泣曰僻陋不知天子神聖大
 臣盡忠願率先諸侯效死節造還建封以聞詔馳駟入奏
 天子愛其才問造然世父年對曰臣五世祖大雅外五世
 祖李勣臣犬馬之齒二十有二帝竒之將用為諫官以語
 泄乃止復去隱東都為重祿奏置幕府長慶初以京兆司
 祿為太原幽鎮宣諭使刀員辭曰臣府縣吏也不宜行恐

四方日易朝廷穆宗曰朕東宮時聞劉總比年上書請覲使
 問行期乃不報卿為我行喻意毋多讓因賜緋衣至范陽
 總褰鞵郊迎造為開示禍福總懼矍然若兵在頸跡是籍
 所部九州入朝還遷殿中侍御史田弘正遇害以起居舍
 人復宣慰鎮州行營頃之天子景儉以酒得過宰相造坐與
 飲出為朗州刺史開後鄉汜汜百里漑田二千頃民獲其利
 號右史渠召授侍御史知制誥奏請復朱衣豸冠示外庶不
 聽夏州節度使李祐拜大監吾造詔進馬造正銜拜劾祐
 曰吾夜入蔡州擒元濟小管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
 遷左司中書御史雜事

中丞大和二年內昭德寺火

延禁中野狐落野狐落者官人所居也死者數百人是日
宰相兩省官京兆尹中尉樞密皆集華州督神策兵救
火所及獨御史府不至造言刻日臺榭示賊恐人緣以構姦
申警備乃得入臣請八三十直崔彘合二十直自贖宰
相劾造不待罪於朝而自許輕比不可聽有詔皆奪一月
俸造性剛急人或忤已雖貴勢亦以氣出其上道遇左補
闕李虞恚不避捕從者笞辱左拾遺錢元褒等建言故事
供奉官唯宰相外無屈避造棄蔑典禮無所畏辱天子侍
臣凡事小而關分理者不可失失之則亂所由生遺補雖
卑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見陵則恭不廣法吏自

次則法壞聞元和長慶時中丞呵止一半坊今乃至兩坊
謂之籠街造擅自尊大忽僭擬之嫌謂得論罪帝乃詔臺
官供奉官共道路聽先後行相值則揖中丞傳呼不得過
三首步造彈擊無所回畏威望隱然發南曹偽官九十人
主史皆論死遷尚書右丞封祁縣子興元軍亂殺李絳衆
謂造可夷其亂文宗亦以為能乃授檢校右散騎常侍山
南西道節度使許以便宜從事帝患其勞曹造曰臣計諸
道戍蠻之兵方還願得密詔受約束用此足矣許之命神
策將董重質河中將溫德彝郃陽將劉士和從造而興元
將衛志忠張丕李少直自蜀還造喻以意皆曰不敢二乃

用八百人自從五百人為前軍既入前軍呵護諸門造至
欲大宴視聽事曰此隘狹不足處食士更從牙門坐定將卒
羅拜徐曰吾欲聞新軍去住意可悉前舊軍無得進勞問
畢就坐酒行從兵合卒有覺者欲引去造傳言叱之乃不
敢動即問軍中殺絳狀志忠丕及階立拔劍傳呼曰悉殺
之圍兵爭奮皆斬首凡八百餘人親殺絳者醢之號令者
殊死取百級祭絳三十級祭死事官王景延等餘悉投之
漢江監軍楊叔元擁造靴衾造以兵衛出之詔流康州
叔元始激兵亂者也以造不戮為恨以功加檢校禮部
尚書賜萬縑賞其兵入為兵部侍郎以病自言出東都留

守儀節度河陽奏復懷州古秦渠枋口堰以溉濟源河
溫武陟四縣田五千頃召為御史大夫方倚以相會疾
能朝改禮部尚書卒年七十贈尚書右僕射兄邈弟遜邈
長慶大和中累以拾遺補闕召不應遜嘗為邑宰解印綬
去造子璋

璋以父蔭累官大理丞陰平吏盜官物而焚其幣璋刺得
其情擢侍御之賜緋衣遷婺州刺史以政有績賜金紫徙
廬宋二州刺史宣州逐鄭薰也出銜調淮南兵討之以璋
為宣州刺史事平就拜觀察使擢去寧節度使銀刀軍驕
橫累將姑息而璋政嚴明懼之相率逐璋詔徙邕寧節度

歷京兆尹璋素彊幹鉅宿弊臺右憎服加檢校吏部尚書
同昌公主薨懿宗誅醫無心者擊斃親屬三百餘人璋與劉
瞻極諫貶振州司馬數口牛不逢時死烏足惜仰藥死
彥博裔孫廷筠少敏悟工為辭章與李商隱皆有各號溫
季然薄於行無檢幅又多作側辭豔曲與貴胄裴誠令狐
鴻等蒲飲狎昵數舉進士不中第思神速多為人作文大
中末試有司廉視尤謹廷筠不樂上書千餘言然私占授
者已八人執政鄙其為授方山尉徐商鎮襄陽署巡官不
得志去歸江東令狐綯方鎮淮南廷筠然居中時不為助
力過府不肯謁正錢揚子院夜醉亦為邏卒擊折其齒訴於

綯綯為劾吏吏具道其汙行綯兩置之事聞京師廷筠德
見公卿言為吏誣染俄而徐商執政頗右之欲白用會商
罷楊收疾之遂廢卒本名岐字飛卿

弟廷皓咸通中署徐州觀察使崔彥曾幕府寵勛又以升
膺廷皓使為表求節度使廷皓給曰表聞天子當為公信
宿思之勛喜歸與妻子決明日復見勛索表倨答曰我豈
以筆硯事汝邪其速殺我勛熟視笑曰儒生有膽邪吾動
衆百萬無一人操檄乎囚之更使周重草表彥曾遇害廷
皓亦死詔贈兵部郎中

皇甫無逸字仁儉京兆萬年人父誕隋并州總管府司馬

漢王諒反逼之不從見殺無逸在長安聞變即號慟人問
故對曰吾父生平重節義必無苟免者頃訃至果然時王
等廢煬帝嘉誕忠特封無逸平輿侯而贈誕柱國弘義郡
公無逸歷滄陽太守治為天下最再遷右武衛將軍帝幸
江都詔居守洛陽帝被殺乃與段達元文都立越王侗及
王世充篡棄母妻斬關自歸追騎及無逸顧曰吾有死終
不能同爾為逆解金帶投之地曰以與爾無相困騎爭下
取由是獲免高祖以無逸本隋勲舊尊遇之拜刑部尚書
封滑國公歷陝東道行臺民部尚書遷御史大夫時蜀新
定吏多橫恣人不聊詔無逸持節巡撫得承制除吏既至

黜貪暴用廉善法令嚴明蜀人以安皇甫希仁儉人也誣
告無逸為毋故陰交世克帝判其詐斬希仁遣給事中李
公昌馳諭又有告無逸交通蕭銑者時無逸與行臺僕射
竇璡不協因表自陳并上璡罪有詔劉世龍溫彥博按之
無狀遂斬告者而黜璡及還帝勞曰比多譖毀但以正直
為佞人憎爾無逸頓首謝帝曰卿無負何所謝拜民部尚
書出為同州刺史徙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所至輒閉閣不
通賓客左右無敢出入者所須皆市易它境常按部宿民
家鐙炷盡主人將續進無逸抽佩刀斷帶為炷其廉介類
如此然過自畏慎每上表疏讀數十猶懼未審使者上道

追省再三乃得遣母在長安疾篤太宗命馳驛召還承問
憂悖不能食道病卒贈禮部尚書諡曰孝王珪駿曰無逸
入蜀不能與母俱留卒京師子道未足稱不可謂孝乃更
諡良

李襲志字重光其元本隴西狄道人五世祖避地更為金
州安康人仕隋始安郡丞大業中盜賊起襲志傾私產募
士得三千人乘城拒盜蕭銑林弘屢攻之不下聞煬帝
喪乃與士民縞素三日臨或說曰公臨郡久士大夫悅向
蠻夷畏威雖曰隋亡實君長也今四海分裂自王者非一
姓宜遂據嶺表取百舉豈遽不若尉佗乎襲志曰吾世隋

臣今江者雖淪宗社尚有奉諸君當相與戮力刷讎取豈
怙亂圖不義哉吾寧蹈忠死不逆節以生尉佗不足為吾
法也欲斬說者眾諫乃止遂固守凡二年力窮援絕為銑
所陷偽署工部尚書桂州總管武德初高祖賜書命其子
玄嗣召之襲志約嶺南酋永平郡守李光度潛圖歸國帝
復以書諭曰公朕之宗不可與異姓比友及子弟並豫宗
正屬籍及銑平嶺南六十餘州皆送款襲志誘而致云趙
郡王孝恭承制授桂州總管五年來朝進柱國封始安郡
公江州都督後討輔公柝為水軍總管轉桂州都督襲志
守桂二十八年政尚清省南荒便之表請入朝以光祿大

天汾州刺史致仕卒

弟襲譽字茂實通敏有識度仕隋為冠軍府司兵陰世師
輔代王守京師也三輔盜蝗聚襲譽請以兵據永豐倉發
粟賑窮乏出庫物賞戰士馳檄郡縣共逐捕賊世師不從
乃求出募山南兵至漢中高祖已定長安召授太府少卿
安康郡公伐王世充也拜潞州總管時突厥已和親又通
使世充襲譽捕斬之詔委典運以饒東軍擢累揚州大都
督府長史江南巡按大使多所黜陟揚州江吳大都會俗
喜商賈不事農襲譽為引雷陂水築句城塘溉田八百頃
以盡地利民多歸本召為大府御為人嚴慤以威肅聞居

家儉厚于宗親祿粟隨多少散之以餘資寫書

遂數車載嘗謂子孫曰吾性不喜財遂至寔之然負京有

頃能耕之足以食河內千樹桑事之可以衣江

書乃讀可進求宦吾歿後能勤此無資於人矣遷涼州都

督改同州刺史坐在涼州以私憾杖殺番禾丞劉武當死

廢為民流泉州卒

姜暮秦州上邽人隋大業末為晉陽長高祖在太原暮前

識之謂所親曰隋政亂將亡必有聖人受之唐公負王霸

資度其必撥亂得天下乃深自結及大將軍府建引為司

功參軍從平霍旦絳郡兵遂度河暮部勒一夕濟高祖歎

其畧進平長安除相國曹曹參軍長道縣公薛舉寇秦州以暮山西豪望詔安撫隴外委以便安將行請曰公天之望已屬空膺圖緯光有神器暮老矣恐先朝露幸一見踐阼死不恨高祖嘉納乃與實軌出散關下河池漢陽遇薛舉與戰軌敗石暮還朝為負外散騎常侍後仁果平擢秦州刺史帝曰昔人稱衣錦故鄉今以本州相授所以償功涼州荒梗宜有以靖之暮至撫邊俗以恩信盜賊哀止人喜曰不意復見太平官府改守隴州以老去職貞觀元年卒贈岷州都督諡曰安子確

確字行本以字顯貞觀中為將作少匠護作九成洛陽宮

及諸苑籞以幹力稱多所賚賞游幸無不從遷宣威將軍太宗選趨衣五色袍乘六閑馬直屯營宿衛仗內號曰飛騎每出幸即以從拜行本左屯衛將軍分典之高昌之役為行軍副總管出伊州距柳谷百里依山造攻械增損舊法械益精其處有漢班超紀功碑行本磨去古刻更刊頌陳國威靈遂與侯君集進平高昌戰有功璽書尉勞還為金城郡公賜奴婢七十人帛百五十段帝將征高麗行本諫未可輕用師不從至蓋牟城中流矢卒帝賦詩悼之贈左衛大將軍薨諡曰襄陪葬昭陵子簡嗣行本性恪敏所居官雖祿寒列署無懈容加有巧思凡朝之營繕

所司必諮而後行魏徵見其倚昵恐寢啓侈端勸帝斥之
帝賴其疆濟不斥也子柔遠美姿容敷奏詳辯武后時至
左鷹揚衛將軍攝地官尚書通事舍人內供奉子皎晦
皎長安中爲尚衣奉御玄宗在藩邸皎識其有非常度委
心焉及即位自潤州長史召授殿中少監出入臥內陪燕
私詔許於殿坐與妃嬪連榻間擊毬鬪鷄呼之不名也賜
宮女廐馬及它珍物前後不勝計帝在殿廷翫一嘉樹皎
盛贊之帝遽令徙植其家後將誅竇懷貞等皎與密議以
功進殿中監楚國公食封四百戶議者譏短皎任遇大過
帝以其藩邸舊恩有以宣布之乃下詔曰殿中監楚國公
皎徃事朕於藩國雖彭祖同書子陵共學不過也朕嘗遊
長楊鄠杜間皎于時奉侍數謂朕曰相王必登天位王且
儲副朕叱而後止復言於朕兄弟近戚語聞太上皇太上
皇奏之中宗遣嗣虢王邕等鞠問皎一意保護罔或貳言
宗楚客紀昶訥等請殺皎炎荒中宗特詔貶潤州長史專
以忠力戴朕謂天且有命故履危蹈難而無變焉朕既即
位又參誅姦臣將厚以光寵每所撓遜造膝匪躬舉多規
益而悠悠之談醜正惡有天下之人其未及識皎之功何
見之異也昔漢昭之任霍光魏祖之明程昱朕之不德庶
幾於此且否當其悔則必滅乃宗泰至于亨則所酬未補

豈流言之聽而反德之忘哉苟謀始有之圖終可也尋遷
太常卿監修國史弟晦又為吏部侍郎有權寵宋璟以為
非久安策請抑損之開元五年下詔放歸田里使自娛久
之復為祕書監十年坐洩禁中語為嗣濮王嶠所劾敕中
書門下究狀嶠亦王守一姻家中書令張嘉貞陰希其意
傳致峻獄詔免殊死杖之流欽州道病死年五十親厚坐
謫死者數人世以為寬時源乾曜方侍中不能正為人所
譏詆帝後思故舊勳公流柩還以禮葬之存問其家追贈
澤州刺史後以子尚主更贈吏部尚書仍賜封二百戶為
祠享實子慶初

慶初生方晬帝許尚主後入泃謫二十餘年天寶初岐甥李
林甫為宰相為帝言之始命以官龍驤國公十載尚新平
公主新平故舊歸裴玲玲卒乃降慶初主慧淑閑文墨帝
賢之歷肅代朝恩禮加重慶初亦得幸舊制駙馬都尉多
不拜正官特拜慶初太常卿會脩植建陵詔為之使誤毀
連岡代宗怒下吏論不恭賜死建陵使史忠烈等皆誅裴
玲子倣亦削官主幽禁中六曆十年薨故事太常職奉陵
廟開元末濮陽王徹為宗正卿有寵始請宗正奉陵天寶
中張垆以主壻任太常故復舊及慶初敗又以陵廟歸宗

正云

晦起家蒲州參軍累為高陵令治有聲遷長安令人畏愛
之開元初擢御史中丞先是永徽顯慶時御史不拜宰相
銜命使四方者廷中揖見後稍屈下至晦獨徇舊體詣御
史曰不如故事且奏譴公等由是臺儀復振轉太常少卿
時國馬乏晦請以詔書市馬六胡州率得馬三十署游擊
將軍詔可閑殿乃稍備除黃門侍郎辭不拜改兵部滿歲
為吏部侍郎主選曹史嘗請託為姦整刑領選者周棘扈藩
檢室內外猶不禁至晦悉除之示無防限然處事精明私
相屬譏罪輒得皆以為神始晦單舊示簡廷議恐必敗既
而賊賊路塞而流品有叙眾乃伏咬被放晦亦左除中正

贈殿春州司馬徙海州刺史卒

崔善為貝州武城人祖顥為魏散騎侍郎善為巧于曆數
仕隋調文林郎督工徒五百營仁壽宮總監楊素索簿閱
實善為執板暗唱無一差謬素大驚自是四方有疑獄悉
令按訊皆究其情仁壽中遷樓煩司戶書佐高祖為太守
尤禮接善為見隋政日紊密勸高祖圖天下及兵起署大
將軍府司戶參軍封清河縣公擢累尚書左丞用清察稱
諸曹史惡之以其短而偃嘲曰曲如鉤例封侯欲沮罷所
任帝聞勉之曰昔齊末姦吏歌斛律明月而高緯闇不察
至滅其家朕雖不德幸免是因下令購謗者謗乃止傳仁

均撰戊寅歷李淳風詆其疏帝令善為考二家得失多所
裁正貞觀初為陝州刺史時議戶徭地狹者徙寬鄉善為
奏畿內戶衆而丁壯悉籍府兵苦聽徒皆在關東虛近實
遠非經通計詔可陞大理司農二卿坐與少卿不平出為
秦州刺史卒贈刑部尚書諡曰忠初天下既定羣臣居喪
者皆奪服善為建言其敝武德二年始許終喪然猶時以
權迫不能免如房玄齡褚遂良者衆矣

李嗣真字承胄趙州柏人人多藝數舉明經中之累調許
州司功參軍賀蘭敏之脩撰東臺表嗣真直弘文館與學
士劉歊臣徐昭皆少有名號三少高宗東封還詔贈孔子

太師命有司為祝司文郎中雷少穎文不稱旨更命嗣真
成不淹頃帝覽稱善詔加兩階敏之等倚恩自如嗣真不
喜求補義烏令敏之敗學士多連坐嗣真獨免調露中為
始平令風化大行時章懷太子作寶慶曲閱於太清觀嗣
真謂道人劉棻輔儼曰宮不召商君臣爭也角與徵戾父
子疑也死聲多且哀若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
廢槩等奏其言擢太常丞知五禮儀封常山縣子嗣真常
曰隋樂府有堂堂曲明唐再受命比日有側堂堂橈堂堂
之謠側不正也橈危也皇帝病日侵事皆決中宮持權與
人收之不易宗室雖衆居中制外勢且不敵諸王殆為后

所蹂踐吾見難作不久矣太常缺黃鐘鑄不能成嗣真居
崇業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
嗣真曰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鐘衆
樂遂和嘗引工展器于廷后奇其風度應對召相王府參
軍閻玄靜圖之吏部郎中楊志誠爲贊祕書郎殷仲容書
時以爲寵永昌初以右御史中丞知大夫事請周漢爲二
王後詔可命巡撫河東薦宋溫瑾袁嘉祚李日知拔州縣
職皆至顯官來俊臣獄方熾嗣真上書諫以爲昔陳平事
漢祖謀踈楚君臣行反閻項羽遂亡今殆有如平者謀陛
下君臣恐爲社稷禍不納出爲潞州刺史俊臣誣以反流

藤州父得還自筮死曰豫具棺歛如言卒桂陽有詔州縣
護喪還鄉里贈濟州刺史諡曰昭武后嘗問嗣真儲貳事
對曰程嬰杵臼存趙氏孤古人嘉之后悟中宗乃安神龍
初贈御史大夫所撰述尤多時雍州人裴知古亦善樂律
長安中爲太樂令神龍元年正月享太廟樂作知古密語
萬年令元行沖曰金石諧婉將有大慶在唐室子孫乎是
月中宗復位人有乘馬者知古聞其嘶乃曰馬鳴哀主必
墜死見新婚者聞佩聲曰終必離訪之皆然

溫自書二李姜程列傳第十六

杜張李苑羅王列傳第十七

唐書九十二

宋 祁 奉 敕 撰

杜伏威齊州章丘人少豪蕩不治生貲與里人輔公祏約
 刎頸交公祏數盜姑家牧羊以餽伏威縣迹捕急乃相與
 亡命為盜時年十六伏威被誚多筭每剽劫衆用其策皆
 效嘗營護諸盜出為導入為殿故其黨愛服共推為主隋
 大業九年入長白山依賊左君行不得意舍去轉剽淮南
 稱將軍下邳賊苗海潮擁衆鈔暴伏威遣公祏脅諭曰天
 下共苦隋豪傑相與興義然力弱勢分不相統若合以為
 疆則無事隋矣公能為主吾且從不然一戰以決海潮懼

即以衆下之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顯將兵捕擊伏威與戰
偽北誘顯墮葭榛澤中順風縱火迫之步騎燒死幾盡海
陵賊趙破陣聞伏威兵少輕之召使并力伏威引親將十
人操牛酒謁勒公嚴兵待變破陣引伏威入幕置酒悉
召酋首高會伏威突斬破陣衆貽駭不及救復殺數十人
下皆畏服公祐兵亦至遂并其衆至數萬攻安宜屠之隋
遣虎牙郎將來救戰于黃花輪伏威大敗身重創與公祐
財有衆數百亡去行收卒得八十與虎牙郎將公孫上哲
戰鹽城覆其軍煬帝遣右禦衛將軍陳稜以精兵討之稜
不敢戰伏威遺以婦人耶書稱陳姥怒其軍稜果悉兵至

伏威迎出挑戰稜軍射中其額伏威怒曰不殺汝矢不拔
遂馳入稜陣大呼衝擊衆披靡獲所射將使拔箭已斬之
攜其首入稜軍示之又殺數十人遂大潰稜走而免進破
高郵引兵渡淮攻歷陽據之稱總管分兵徇屬縣皆下江
淮羣盜爭附伏威選敢死士五千號上募寵厚之與均甘
苦每攻取必先登戰罷閱創在背者殺之所虜獲必分與
麾下士有戰死以其妻殉故人自奮戰無完敵宇文化及
以爲歷陽太守不受徙丹陽自稱大行臺始進用士人繕
利兵械薄賦斂除殉葬法民姦若盜及吏受賕雖輕皆殺
無赦上表越王侗侗以爲東南道大總管封楚王是時秦

王方討王世充遣使招懷伏威乃獻款高祖授以東南道
行臺尚書令江淮安撫大使上柱國吳王賜姓豫屬籍以
其子德俊爲山陽公賜帛五千段馬三百匹伏威遣其將
陳正通徐紹宗以兵會取世充之梁郡又遣將王雄誕討
李淳通於杭州禽以獻破汪華於歙州盡有江東淮南地
南屬嶺東至于海秦王已平劉黑闥師次曹充伏威懼乃
入朝詔拜太子太保兼行臺尚書令留京師位在齊王元
吉上以寵之伏威好神仙長年術餌雲母被毒武德七年
二月暴卒初公祐反矯伏威令以給衆趙郡王孝恭旣平
公祐得反書以聞高祖追其官削屬籍沒入家產貞觀元
年太宗知其寃詔復官爵以公禮葬仍還其子封伏威有
養子三十人皆壯士屬以兵與同衣食唯闕稜王雄誕知
名

闕稜伏威邑人也貌魁雄善用兩刃刀其長丈名曰拍刀
一揮殺數人前無堅對伏威據江淮以戰功顯署左將軍
部兵皆羣盜橫相侵牟稜案罪殺之雖親故無脫者至道
不舉遺從伏威入朝拜左領軍將軍越州都督公祐反稜
與南討青山之戰與陳正通遇陣方接稜脫兜鍪謂衆曰
不識我邪何敢戰其徒多稜舊部氣遂索至有拜者公祐
破稜功多然願自伐公祐被禽乃誣與已謀又伏威王雄

成化十八年

唐書卷十七

二

孟生原

誕及稜貨產在丹陽者當原而趙郡王孝恭悉籍入之稜
自訴忤孝恭遂以謀反誅

王雄誕曹州濟陰人少彊果膂力絕人伏威之起用其計
戰多克署驃騎將軍初伏威渡淮與李子通合後子通憚
其才襲之伏威被創墮馬雄誕負逃葭澤中哀嘯散亡又
為隋將來整所窘眾復潰別將西門君儀妻王勇決而力
負伏威走雄誕總麾下壯士十餘人從之追兵至雄誕還
拒數被創氣彌厲伏威遂脫鬪稜年長於雄誕故軍中號
稜大將軍雄誕小將軍後伏威令輔公祏擊子通以雄誕
稜為副戰溧水子通敗公祏乘勝追之反為所擠士皆走

壁雄誕曰子通狃于勝無營壘今急擊之必克公祏不從
雄誕獨搃私卒數百銜枚夜往乘風火之子通大敗走度
太湖武德四年與子通戰蘇州却之子通以精兵保獨松
嶺雄誕遣將陳當率千兵出不意乘高蔽嶺張疑幟夜縛
炬于樹徧山澤子通懼燒營遁保餘杭雄誕追禽之歛守
汪華在郡稱王且十年雄誕還師攻之華以勁甲出新安
洞拒戰雄誕伏兵山谷以弱卒數千鬪輒走壁華來攻壁
中奮殊死不可下會暮還雄誕伏兵已據洞口不得歸遽
面縛降蘇賊聞人遂安據崑山無所屬伏威使討之雄誕
以邑險而完攻之引日遂單騎造壘門陳國威靈因開曉

禍福遂安即降以前後功授歙州總管封宜春郡公伏威
入朝以兵屬雄誕輔公祐將反患其異已縱反間陽言得
伏威教責雄誕貳雄誕素質直信之乃歸卧疾公祐奪其
兵遣西門君儀諭計雄誕始悔寤曰天下方靖王在京師
當謹守藩柰何為族夷事雄誕雖死諠不從公祐遂縊之
雄誕愛人善撫士能致下死力每破城邑整衆山立無絲
毫犯死之日江南士庶為流涕高祖嘉其節以子世果襲
宜春郡封太宗立優詔贈左驍衛大將軍越州都督諡曰
忠世果垂拱初至廣州都督安西大都護

張士貴號州盧氏人本名勿心峰彎弓百五十斤左右射無

空發隋大業末起為盜攻剽城邑當時患之號忽峰賊高
祖移檄招之士貴即降拜右光祿大夫從征伐有功賜爵
新野縣公又從平洛授號州刺史帝曰顧令卿衣錦晝游
耳進封號國公右屯衛大將軍貞觀七年為龔州道行軍
總管破反獠還太宗聞其冒矢石先登勞之曰嘗聞以忠
報國者不顧身於公見之累遷左領軍大將軍顯慶初卒
贈荊州都督陪葬昭陵

李子和同州蒲城人本郭氏為隋左翊衛以罪徙榆林大
業末郡饑子和與死士十八人執丞王才數以不恤下斬
之開倉賑窮之曰號永樂王建元丑丑號其父為太公以

帝子政爲尚書令子端子升爲左右僕射有騎兵二千南
連梁師都北事突厥納弟爲質始畢可汗冊子和爲平楊
天子不敢當乃更署爲屋利設武德元年獻款授靈州總
管金河郡公徙廊國公襲師都寧朔城克之又伺突厥虛
晉陰以章聞爲虜邏騎所獲虜羅可汗怒囚子外於是子
和危畏舉部南徙詔內延州故城五年從平劉黑闥有功
賜姓拜右武衛將軍十一年爲婺州刺史徙夷國公顯慶
初轉黔州都督乞骸骨許之進金紫光祿大夫卒

苑君璋馬邑豪也以趨雄自奮劉武周以兵入寇君璋曰
唐以一州兵掇取三輔所向風靡此殆天命非人謀不可

爭也太原而南多巖阻今東甲深入無踵軍有矢不可信
不如連突厥與唐合從南而稱孤上策也武周不聽使君
璋守朔州引衆內侵未幾敗泣曰廢君言乃至此即與共
趨突厥武周死突厥以君璋爲大行皇帝武周部酋使都
射設監兵與舊將高滿政夜襲代州不克高祖遣使招之
賜鐵券約不死君璋拒命遣寇代州刺史之王孝德拒却之
滿政勸君璋曰夷狄無禮豈可北面臣之請盡殺其衆以
歸唐君璋不從而西也國於兵人厭亂滿政因衆不忍夜
脅君璋君璋奔突厥滿政以城歸詔拜朔州總管封榮國
公君璋引突厥攻陷馬邑殺滿政夷其黨乃去退保恒安

其部皆中國人多叛去君璋窮乃降自請斬虜贖罪高祖遣鴈門人元普賜金券會頡利亦召之意猶豫子孝政諫曰大人許唐降又貳頡利自取亡也今糧盡衆攜不即決恐衿肘變生孝政不忍見禍之酷也即單騎南奔君璋喻返之召衆與議恒安人郭子威曰恒安故王者都山川足以自固突厥方疆我援之可觀天下變何遽降君璋然之執元普送突厥頡利德之遺以錦裘羊馬其下怨投書于門曰不早附唐父子誅孝政懼欲自歸爲君璋所拘與突厥寇馬邑但太原邊人苦之見頡利政亂知將二遂率所部降頡利其兵入朝拜安州都督封芮國公食五百戶賜帛四千匹君璋不曉書然天資習事歷職有惠稱貞觀中卒

羅藝字子延襄州襄陽人安京兆之雲陽父榮隋監門將軍藝剛復不仁勇攻戰善用槊大業中以戰力補虎賁郎將遼東之役李景以武衛大將軍督饜北平詔藝以兵屬分部嚴一然任氣嘗慢侮景頡爲景辱天下盜起涿郡號富饒伐遼兵仗多在而倉庾盈羨又臨朔宮多珍寶屯師且數萬苦盜賊侵掠留守將趙什住賀蘭誼音文術等不能支藝捍寇數破卻之勇常冠軍爲諸將忌畏藝陰自計因出師詭說衆曰吾軍討賊數有功而食之官粟若山而

留守不厭卹豈安人彊眾意邪士皆怨既還郡丞出郊謁
藝執之陳兵入什住等懼爭聽命藝即發庫賞賜戰士食
粟給窮人境內大悅殺異已者渤海太守唐禕等威動北
邊柳城懷遠並歸附點柳城太守楊林甫改郡曰營州以
襄平太守鄧高爲總管藝自稱幽州總管宇文化及至山
東遣使招藝藝曰我隋舊臣今大行顛覆義不辱于賊斬
使者爲煬帝發喪三日時竄建德高開道亦遣使於藝藝
謂官屬曰建德等皆劇賊不足共功名唐公起兵據關中
民望所繫王業必成吾決歸之敢異議者戮會張道源撫
輯山東亦諭藝降武德二年乃奉表以地歸詔封燕王賜

姓豫屬籍數與建德戰多所禽虜秦王擊劉黑闥高祖遣
藝弟監門將軍壽以兵從藝自率眾數萬破劉什善張君
立於徐河黑闥引突厥入寇藝復以兵與皇太子建成會
治州遂請入朝帝厚禮之拜左翊衛大將軍藝負其功且
貴重不少屈秦王左右嘗至其營藝斥辱之高祖怒以屬
吏久乃釋時突厥放積藉藝威名欲憚虜詔以本官領天
節軍將鉅涇州太宗即位進開府儀同三司藝內懼乃圖
反詭言閔武兵既集稱被密詔入朝軍至幽治中趙慈皓
出謁遂獲州帝命長孫無忌尉遲敬德擊之未至慈皓與
統軍楊安謀誅藝藝覺執慈皓居外即攻之藝敗棄妻

子從數百騎奔突破抵寧州騎稍亡左右斬之傳首梟于
都市壽時為利州都督亦及誅先是濟陰女子李自言通
鬼道能念疾四方之惡取致京師嘗往來藝家謂藝妻
孟曰妃相貴當母天下孟令視藝又曰妃之貴由於王貴
色且發藝妻信之亦贊以反既敗與李皆斬

王君廓并州石艾人少孤貧為駟僧無行善盜嘗負竹笥
如魚具內置逆刺見鬻繒者以笥囊其頭不可脫乃奪繒
去而主不辨也鄉里患之大業末欲聚兵為盜請與叔俱
不從乃誣鄰人通叔母者與叔共殺之遂皆亡命眾稍集
掠夏長平河東丞丁榮拒之且遣使慰召君廓見使認為

谷歸者者榮輕之因陳兵於山君廓悉伏甲山谷中榮軍

還掩殺手破之又與賊常寶鄧豹等掠虞鄉宋老生與戰君

廓不利保方山老生列營迫之君廓糧盡詐請降與老生

隔澗語祈請哀到老生為感動稍緩之君廓一昔遁去高

祖兵起召之不從歸李密密不其禮乃歸國授上柱國假

河內太守常山郡公遷涼州刺史徙封上谷從戰東都有

功為右武衛將軍詔勞之曰爾以十三人破賊萬自古以

少制眾無有也賜雜綵百段別下輶轅羅川二縣破吐充

將魏隱擊糧道緱氏沈米艘三十柁進爵彭國公鎮幽州

擊突厥俘斬二千獲馬五千匹入朝帝賜所乘馬令自廷

中業以出謂侍臣曰昔蔣相如叱秦王目皆皆裂君廓往
擊建德李勣過之至發憤大呼鼻耳皆流血其勇何特古
入哉朕當不以例賞乃賜錦袍金帶還幽州會大都督盧
江王瑗反欲奪君廓兵以委王誥君廓本給瑗使亂為已
功乃從數騎候誥留騎于外曰聞呼聲則入乃獨款誥詐
曰有急變當白誥方沐襜髮並即斬之因執瑗以功授幽
州都督瑗家口悉賜之進左光祿大夫賜帛千段居職不
守法度長史李玄道數以法繩督猜惑不自安會被召至
渭南殺驛吏亡奔突厥野人斬之太宗顧前功為收葬待
其家如初御史大夫溫彥博奏君廓叛臣不宜食封邑有
司失所安言乃貶為庶人

杜張李苑羅王列傳第十七

二李列傳卷第十八

唐書九十三

宋 祁 奉

勅 撰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通書史嘗謂所親曰
 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
 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仕隋
 為殿內直長吏部尚書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
 素拊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大業末為馬邑丞高祖擊突
 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至長安道梗高
 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為天下除暴亂欲就
 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秦王亦為請得釋引為二衛從平

王世充以功授開府蕭銑據江陵詔靖安輯從數重騎道
金州會蠻賊鄧世洛兵數萬屯山谷間廬江王瑗討不勝
靖為瑗謀擊卻之進至峽州阻銑兵不得前帝謂逗留詔
都督許紹斬靖紹為請而免開州蠻舟肇則寇夔州趙郡
王李恭戰未利靖率兵八百破其屯要險設伏斬肇則俘
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因手救勞曰
既往不咎向事吾父已忘之靖遂陳圖銑十策有詔拜靖
行軍總管兼攝李恭行軍長史軍政一委焉武德四年八
月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濤瀨漲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
而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為神今士始集銑

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霆不及塞耳有能倉卒習兵
以禦我此必禽也李恭從之九月舟師叩夷陵銑將文士
弘以卒數萬屯清江李恭欲擊之靖曰不可士弘健將下
皆勇士今新失荆門悉銳拒我此救敗之師不可當宜駐
南岸待其氣衰乃取之李恭不聽留靖守屯自往與戰大
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其亂縱兵擊破之取四百餘艘溺
死者萬人即率輕兵五千為先鋒趨江陵薄城而營破其
將楊君茂鄭文秀俘甲士四千李恭軍繼進銑大懼撤召
江南兵不及到明日降靖入其都號令靜嚴軍無私焉或
請靖籍銑將士家資以賞軍靖曰王者之兵弔人而

取有罪彼其脅驅以來藉以拒師本非所情不容以叛逆
比之今新定荆郢宣示寬大以慰其心若降而籍之恐自
荆而南堅城劇屯毆之死守非計之善也止不籍由是江
漢列城爭下以功封永康縣公檢校荊州刺史乃度嶺至
桂州分道招慰酋領馮盎等皆以子弟來謁南方悉定裁
量款效承制補官得郡凡九十六戶六十餘萬詔書勉
授嶺南撫慰大使檢校桂州總管以嶺海陋遠久不見德
非震威武示禮義則無以變風即率兵南巡所過問疾苦
延見長老宣布天子恩意遠近懽服輔公柘據丹陽反詔
李恭為帥召靖入朝受方略副李恭東討李世勣等七總
管皆受節度公柘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
安騎二萬屯青林自梁山連鎖以斷江道築却月城延袤
十餘里為犄角諸將議曰彼勁兵連柵將不戰疲老我師
若直取丹陽空其巢窟惠亮等自降靖曰不然二軍雖精
而公柘所自將亦銳卒也既保石頭則軍未可拔我留不
得志退有所息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
賊非怯野關今方特重特公柘立計爾若出不意挑攻其
城必破之惠亮拔公柘禽矣李恭聽之靖率黃君漢等水
陸皆進苦戰殺傷萬餘人惠亮等亡去靖將輕兵至丹陽
公柘懼衆尚多不能戰乃出走禽之江南平置東南道行

臺以爲行臺兵部尚書賜物千段奴婢百口馬百匹行臺
廢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帝歎曰靖迺銑公祐之膏肓
也古韓白衛霍何以加八年突厥寇太原爲行軍總管以
江淮兵萬人屯太谷時諸將多敗獨靖以完軍歸俄權檢
校安州大都督太宗踐阼授刑部尚書錄功賜實封四百
戶兼檢校中書令突厥部種離畔帝方圖進取以兵部尚
書爲定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餘馬邑趨惡陽嶺頡
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
數恐靖縱謀者離其腹心夜襲不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磧
口進封代國公帝曰李陵以故卒五千絕漠然卒降匈奴
其功尚得書竹帛靖以騎二千蹂血虜庭遂取定襄古未
有輩足澡吾渭水之恥矣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請
舉國內附以靖爲定襄道總管往迎之又遣鴻臚卿唐儉
將軍安脩仁尉撫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
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
與約降行人在彼柰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
如唐儉輩何足惜哉督兵疾進行遇候邏皆俘以從去其
牙七里乃覺部衆震潰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禽其子疊
羅施殺義成公主頡利亡去爲大同道行軍總管張寶相
禽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帝因大赦天下賜

民五日酺御史大夫蕭瑀劾靖持軍無律縱士大掠散失
奇寶帝召讓之靖無所辯頓首謝帝徐曰隋史萬歲破達
頭可汗不賞而誅朕不然赦公之罪錄公之功乃進左光
祿大夫賜絹千匹增戶至五百既而曰向人譖短公朕今
悟矣加賜帛一千匹遷尚書右僕射靖每參議恂恂似不
能言以沈厚稱時遣使十六道巡察風俗以靖為畿內道
大使會足疾懇乞骸骨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諭旨曰自
古富貴而知止者蓋少雖疾頓憊猶力于進公今引大體
朕深嘉之欲成公美為一代法不可不聽乃授檢校特進
就第賜物段千尚乘馬二祿賜國官府佐皆勿廢若疾少

間三日一至門下中書平昔政事加賜靈壽杖頭之口
渾寇邊帝謂侍臣曰靖能復起不帥乎靖在見方玄齡曰
吾雖老尚堪一行帝喜以為西道行軍大總管任城王
道宗侯君集李大亮李道彥高士廉五總管兵比屬軍次
伏候城吐谷渾盡火其莽浪保八非川諸將議春草未牙
馬弱不可戰靖決策深入遂踰嶺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
獲殘其國國人多降吐谷渾大分心愁蹙自經死靖更立大
寧王慕容順而還甌生軍絲監深道後期靖簿責之既歸
而憾與廣州長史唐秦義告靖謀反有司按驗無狀甌生
等以誣罔論靖乃闔門自守賓客親戚一謝遣改衛國公

其妻卒詔墳制如衛霍故事築蘭象鐵山積石山以旌其
功進開府儀同三司帝將伐遼召靖入謂曰公南平吳北
破突厥西定吐谷渾惟高麗未服亦有苦乎對曰往憑天
威得效尺寸功今疾雖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
老不許二十三年病甚帝幸其第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
人於國有勞今疾若此為公憂之薨年七十九贈司徒并
州都督給班劔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諡曰景武子德塞嗣
官至將作少匠坐善太子承乾流嶺南以靖故徙吳郡靖
兒端字藥王以靖功襲承康公梓州刺史

第客師右武衛將軍累戰功封丹陽郡公致仕居昆明池

南平吳北破突厥惟高麗未服亦有苦乎對曰往憑天威得效尺寸功今疾雖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二十三年病甚帝幸其第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人於國有勞今疾若此為公憂之薨年七十九贈司徒并州都督

鵠皆識之每出從之翔景人謂之鵠卒年九十贈幽州

都督

孫令問玄宗為臨淄王時與雅舊及即位以協贊功遷殿
中少監預誅竇懷貞封宋國公實封五百戶准散騎常侍
知尚食事恩待甚渥然未嘗輒干政率游畋自娛厚奉養
後飲食至躬視刻宰有譏之者答曰此畜豢天所以養人
與蔬果何異安用妄分別邪後坐其子與回紇部酋承宗
連婚貶撫州別駕卒

靖五代孫彦芳大和中為鳳翔司錄參軍家故藏高祖太

宗賜靖詔書數函上之一曰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
治也一曰有晝夜視公疾大老嫗遣來吾欲熟知公起居
狀皆太宗手墨它大略如此文宗愛之不廢手其舊物有
佩筆以木爲管刻金其上別爲環以限其閒筆尚可用
也靖破蕭銑時所賜于闐玉帶十三勝七方六利勝各附
環以金固之所以佩物者又有火鑑大觶筭囊等物常佩
于帶者天子悉留禁中又敕摸詔本還賜彥芳并束帛衣
服權德輿嘗讀太宗手詔至流涕曰君臣之際乃爾邪
李勣字懋功曹州離狐人本姓徐氏客衛南家上出多僮僕
積粟常數千鍾與其父蓋比喜施貸所周給無稍疎之間

隋大業末韋城翟讓爲盜勣年十七往從之說曰公鄉壤
不宜自剽殘宋鄭商旅之會御河在中舟艦相屬往邀取
之可以自資讓然之劫公私船取財繇是公大振李密亡
命雍丘勣與浚儀王伯當共說讓推密爲主以奇計破王
世充密署勣右武侯大將軍東海郡公當是時河南山東
大水隋帝令飢人就食黎陽倉吏不時發死者日數萬勣
說密曰天下之亂本于飢今若取黎陽粟以募兵大事濟
矣密以麾下兵五千付勣與郝孝德等濟河襲黎陽守之
開倉縱食旬日勝兵至二十萬宇文化及擁兵北上密使
勣守倉周掘塹以自環化及攻之勣爲地道出關化及敗

引士武德二年密歸朝廷其地東屬海南至江西直汝北
抵魏郡勦統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孝恪曰人衆土宇皆
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爲己功吾所羞也乃錄
郡縣戶口以啓密請自上之使至高祖訝無表使者以意
聞帝喜曰純臣也詔授黎州總管封萊國公賜姓附宗正
屬籍徙封曹給田五十頃甲第一區封蓋濟陰王固辭改
舒國公詔勦總河南山東兵以拒王世充及密以謀反誅
帝遣使示密反狀勦請收葬詔從之勦爲密服縗經葬訖
乃釋俄爲質建德所陷質其父使復守黎陽三年自拔來
歸從秦王山東都戰有功東略地至虎牢降鄭州司兵沈
悅平建德俘世充乃振旅還秦王爲上將勦爲下將皆服
金甲乘戎輅告捷于廟蓋亦自洺州與裴矩入朝詔復其
官又從破劉黑闥徐圓朗累遷左監門大將軍圓朗復反
詔勦爲河南大總管討平之趙郡王孝恭討輔公祏也遣
勦以步卒一萬度淮拔壽陽攻江西賊壁馮惠亮陳正通
相次潰公祏平太宗即位拜并州都督賜實封九百戶貞
觀三年爲通漢道行軍總管出雲中與突厥戰走之引兵
與李靖合因曰頡利若度磧保於九姓果不可得我若約
齊薄之不戰縛虜矣靖大喜以與己合於是意決靖率衆
夜發勦勒兵從之頡利欲走磧勦前屯磧口不得度由是

酋長率部落五萬降于勣詔拜光祿大夫行并州大都督
府長史父喪解奪哀還官徙封英治并州十六年以威肅
聞帝嘗曰煬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築長城以備虜今我
用勣守并突厥不敢南賢長城遠矣召爲兵部尚書未至
會薛延陀于大度設以八萬騎侵李思摩詔勣爲朔方道
行軍總管將輕騎六千擊度設青山斬名王一俘口五萬
以功封一子爲縣公晉王爲皇太子授詹事兼左衛率儀
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曰吾兒方位東宮公舊長史以宮事
相委勿以資屈爲嫌也後帝自將征高麗以勣爲遼東道
行軍大總管破蓋牟遼東白山馬等城從戰蹕山功多封
一子爲郡公延陀部落亂詔將二万騎發突厥兵討之大
戰烏德鞬山破之降其首領梯真達干而可汗咄摩支遁
入荒谷磧北遂定改太常卿仍同中書門下三品復爲詹
事勣既忠力帝謂可計大事嘗暴疾醫曰用須灰可治帝
乃自剪須以和藥及愈入謝頓首流血帝曰吾爲社稷計
何謝爲後留宴顧曰朕思屬幼孤無易公者公昔不遺李
密豈負朕哉勣感涕因齧指流血俄大醉帝親解衣覆之
帝疾謂太子曰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
僕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疊州都督高宗立召授檢校洛
州刺史洛陽宮留守進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參掌

機密遂爲尚書左僕射永徽元年求解僕射聽之仍以開
府儀同三司知政事四年冊進司空始太宗時勳已畫象
凌煙閣至是帝復命圖其形自序之又詔得乘小馬出入
東西臺卑官日一人迎送帝欲立武昭儀爲皇后畏大臣
異議未決李義府許敬宗又請廢王皇后帝召勳與長孫
无忌于志寧褚遂良計之勳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
莫大于絕嗣將廢之遂良等持不可志寧顧望不對帝後
密訪勳曰將立昭儀而額命之臣皆以爲不可今止矣答
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而王后廢詔勳志
寧奉冊立武氏帝東封泰山爲封禪大使嘗墜馬傷足帝
以所乘馬賜之高麗莫離支男生爲其弟所逐遣子乞師
詔勳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兵二萬討之破其國執高
藏男建等裂其地州縣之詔勳獻俘昭陵明先帝意具軍
容告于廟進位太子太師增食千一百戶總章二年卒年
八十六帝曰勳奉上忠事親孝歷三朝未嘗有過性廉慎
不立產業今亡當無贏貲有司其厚贈卹之因泣下舉哀
光順門七日不視朝贈太尉揚州大都督諡貞武給祕器
陪葬昭陵起冢象陰鐵烏德隄山以旌功烈葬日帝與皇
太子幸未央宮城哭送百官送故城西此初勳拔黎陽倉
就食者衆高季輔杜正倫往客焉及平虎牢獲戴胄成引

見卽內推禮之後皆爲名臣世以勳知人平洛陽得軍雄
信故人也表其材武且言若貸死必有以報請納官爵以
贖不許乃號慟割股肉啗之曰生死來訣此肉同歸于土
爲收養其子焉性友愛其姊病嘗自爲粥而療其須姊戒
止答曰姊多疾而勤且老雖欲數進粥尚幾何其用兵多
籌筭料敵應變皆契事機聞人善抵掌嗟嘆及戰勝必推
功下下得金帛盡散之士卒無私貯然持法嚴故人爲之
用臨事選將必訾相其竒尾福艾者遣之或問故答曰薄
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旣沒士皆爲流涕自屬疾帝及皇
太子賜藥卽服家欲呼醫巫不許諸子固以藥進輒曰我

東田夫耳位三公年踰八十非命乎生死係天寧就醫
求活卽弟弼始爲晉州刺史以勤疾召爲司衛卿使省視
忽語曰我似少愈可置酒相樂於是奏樂宴飲列子孫于
下將罷謂弼曰我卽死欲有言恐悲哭不得盡故一訣耳
我見房玄齡杜如晦高季輔皆辛苦立門戶亦望詒後悉
爲不肖子敗之我子孫今以付汝汝可慎察有不厲言行
交非類者急榜殺以聞毋令後人笑吾猶吾笑房杜也我
死布裝露車載柩斂以常服加朝服其中儻死有知庶著
此奉見先帝明器惟作五六萬馬下帳施幔爲卓頂白紗
褻中列十偶人它不得以從衆妾願留養子者聽餘出之

葬已徙居我堂善視小弱苟違我言同戮尸矣乃不復語
 弼等遵焉勅本二名至高宗時避太宗偏諱故但名勣後
 配享高宗廟廷季弟感年十五有奇操李密敗陷于世充
 世充令作書召勣對曰兄尚節義今已事主昆弟不能移
 也固不從殺之勣子震嗣終桂州刺史震子敬業敬猷
 敬業少從勣征伐有勇名歷太僕少卿襲英國公為眉州
 刺史嗣聖元年坐賊貶柳州司馬會給事中唐之奇貶括
 蒼令詹事府司直杜求仁貶黜令長安主簿駱賓王貶臨
 海丞敬猷自整屋令坐事免俱客揚州失職怏怏時武后
 既廢中宗又立睿宗實亦囚之諸武擅命唐子孫誅戮天

下憤之敬業等乘人怨謀起兵先諭其黨監察御史薛璋
 求使江都及至令雍人韋超告州長史陳敬之反璋乃收
 繫之敬業即矯制殺敬之自稱州司馬且言奉密詔募兵
 討高州叛酋即開府庫令參軍李宗臣釋繫囚役工數百
 人授甲斬錄事參軍孫處行以徇乃開三府一曰匡復府
 二曰英公府三曰揚州大都督府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
 州大都督以之奇為左長史求仁右長史宗臣左司馬璋
 右司馬江都令韋知止為英公府長史賓王為藝文令前
 蓋屋尉魏思溫為軍師旬日兵十餘萬傳檄州縣疏武氏
 過惡復廬陵王天子位又索狀類太子賢者奉之詭眾曰

賢實不死楚州司馬李崇福率所部三縣應之武后遣左
王鈐衛大將軍李孝逸兵三十萬往擊之削其祖父官爵
毀家藏除屬籍赦揚楚民脅從者購得敬業首授官三品
賞帛五千得之奇等首官五品帛三千敬業問計於思温
對曰公既以太后幽執天子宜身自帥兵直趨洛陽山東
韓魏知公勤王附者必衆天下指曰公矣璋曰不然金陵
負江其地足以爲固且王氣尚在宜生非常淵爲霸基然
後鼓行而北思温曰鄭汴徐亳士皆豪桀不願武后居上
蒸麥爲飯以待我師奈何欲守金陵投死地乎敬業不從
使敬猷屯淮陰常超屯都梁山自引兵擊潤州下之晉宗

臣爲刺史始回兵屯高郵下阿谿思温歎曰兵忌分
業不知掃地度淮率山東士先襲東都吾知無能爲也武
后又使黑齒常之將江南兵爲孝逸援進擊淮陰都梁兵
皆敗後軍總管蘇老祥率奇兵五千夜度擊敬業孝祥死
兵溺者過半孝逸雷丁退守石梁有烏羣噪敬業營上監軍
御史魏真宰曰賊其欺乎風順荻乾火攻之利也固請戰
遂度谿擊之敬業陣亡士疲皆顧望不正列孝逸乘風
縱火逼其軍軍稍却敬業麾精兵居前弱者居後陣亂不
能制乃敗斬七千餘級敬業與敬猷之奇求仁賓王輕騎
遁江都悉焚其圖籍攜妻子奔潤州潛蒜山下將入海逃

高麗抵海陵阻風遺山江中其將王那相斬之九二十五
首傳東都皆夷其家中宗反正詔還勳官封屬籍其完瑩
冢焉初敬業之叔思文爲潤州刺史敬業兵起以使間道
闡固守踰月城陷敬業責曰虜陵王繼天下無罪見廢今
兵以義動何過拒邪若太后是助宜即姓武思溫等欲殺
之敬業不許及揚楚平乃獨免后遂賜武姓歷春官尚書
或言本與敬業謀者乃復徐氏卒子欽憲開元中仕至國
子祭酒

贊曰唐興其各將曰英衛擢皆罪亡之餘遂能依乘風雲
籍蓋君臣之際固有以感之獨推期運非也若竇
闔門稱疾畏遠權逼功大而主不疑雖古哲人何以尚茲
勳之節見于黎陽故太宗勤勤於託孤誠有爲也至以老
臣輔少主會房惟易奪天子畏大臣依違不專委誠取決
惟議是聽勳乃私已畏禍從而導之武氏奮而唐之宗屬
幾殲焉及其孫因民不忍舉兵覆宗至掘冢而暴其骨嗚
呼不幾一言而喪邦乎惜其不通學術昧夫臨大節不可
奪之誼反與許李同科可不戒哉世言靖精風角鳥占雲
覆孤虛之術爲善用兵是不然特以臨機果料敵明根于
忠智而已俗人傳著怪詭機祥皆不足信故列靖所設施
如此

侯張薛列傳第十九

唐書卷四

宋 祁 奉

勅 撰

侯君集豳州三水人以材雄稱少事秦王幕府從征討有功擢累左虞候車騎將軍封全椒縣子預誅隱太子尤力王即位拜左衛將軍進封潞國公邑千戶貞觀四年遷兵部尚書俄檢校吏部尚書參議朝政李靖討吐谷渾以君集爲積石道行軍總管師次鄯州議所向君集曰王師已至而賊不戒險天贊我也若以精兵掩不備彼不我虞必有大利若追岵山谷克之實難靖然其計簡銳士約齊梁入追及其衆於廬山大戰破之進會大非川平其國會詔

世封功臣授陳州刺史更封陳群臣不願封進吏部尚書
君集本以行伍奮不知學後責益自喜好書及典選分明
課最有譽於時吐蕃圍松州授當彌道行軍大總管以擊
之高昌不臣拜交河道行軍大總管出討王麴文泰笑曰
唐去我七千里積鹵二千里無水草冬風裂肌夏風如焚
行賈至者百之一安能致大兵乎使能頓吾城下一再旬
食盡當潰吾且係而虜之君集次積口而文泰死子智盛
龍衣進營柳谷候騎言國方葬死君諸將請襲之君集曰
不可天子以高昌驕慢使吾襲行天罰今襲人於墟墓間
非問罪也於是鼓而前賊嬰城自守遣諭之不下乃刊木

塞斬引撞車毀其堞飛石如雨所向無敢當因拔其城俘
男女七千進圍都城初文泰與西突厥欲谷設約有急相
援及是欲谷設益懼西走智盛失援乃降高昌平君集刻
石紀功還初君集配沒罪人不以聞又私取珍寶婦女將
士因亦盜入不能制及還京師有司劾之詔君集詣獄簿
對中書侍郎岑文本諫曰高昌之罪議者以其遐遠欲置
度外唯陛下奮獨見之明授決勝之略君集得指期平殄
今推勞將帥從征之人悉蒙重賞未踰數日更以屬吏天
下聞之謂陛下錄過遺功無以勸後且古之出師克敵有
重賞不勝蒙顯戮當其有功也雖貪財縱欲尚蒙爵邑其

無功也雖勤躬絜己不免缺鉞故日記人之功忘人之過
宜爲君者也昔李廣利貪不受卒陳湯盜所收康居財物
二主皆赦其罪封侯賜金夫將帥之臣廉慎少而貪沒多
軍法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
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是以前聖使人必收
所長而棄所短陛下宜申宥君集俾復朝列以勸有功帝
寤釋不問君集自恃有功以它罪被繫居怏怏不平會張
亮出洛州都督君集謬激說曰何爲見排亮曰公排我尚
誰咎君集曰我平一國還觸天子嗔何能排君因攘袂曰
鬱鬱不可活能反乎當與公反亮密以聞帝曰卿與君集

皆功臣今獨相語而無左驗柰何祕不發待君集如初皇
太子承乾數有過慮廢知君集怨望因其婿賀蘭楚石爲
千牛私引君集入問自安計君集舉手謂曰此手當爲殿
下用之又遣楚石語承乾曰魏王得愛陛下若有詔召願
毋輕入承乾納之然君集常畏謀洩忽忽不自安或中夕
驚吒妻怪之曰公國大臣何爲爾若有所負宜自歸首領
尚可全不從承乾事覺捕君集下獄楚石告狀帝自臨問
曰我不欲令刀筆吏辱公君集辭窮不能對帝語群臣曰
君集於國有功朕不忍寘諸法將丐其命公知其許我乎
群臣皆曰君集罪大逆不道請論如法帝乃謂曰與公訣

矣今而後徒見公遺像已因泣下遂斬之籍其家君集臨刑色不變謂監吏曰我豈反者乎蹉跌至此然嘗為將破二國若言之陛下丐一子以守祭祀帝聞原其妻及一子徙嶺表始帝命李靖教君集兵法既而奏請且反兵之隱微不以示臣帝以讓靖靖曰方中原無事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求盡臣術此君集欲反耳靖為右僕射君集為兵部尚書同還省君集馬過門數步乃覺靖語人曰君集其有異慮乎後果如言

張亮鄭州滎陽人起畝志趣奇譎雖外敦厚而內不情其末李密略地滎汴亮從之末甚甄識時軍中有謀叛去者亮輒以告密愛其誠乃署驍騎將軍諫李勣勣以黎陽歸亮頗佐佑之擢鄭州刺史會王世充取鄭亮提孤軍不敢入亡命共城山俄檢校定州別駕勣討劉黑闥亮守相州賊方盛棄城遁步玄齡以亮沈果有謀白秦王引為車騎將軍隱太子將作難命亮統左右千人之洛陽陰結山東豪傑以備變齊王告亮反高祖以屬吏詰訊終無所言乃得釋王即位除右衛將軍封長平郡公累遷御史大夫進封鄆國公食益州戶五百歷幽夏鄜三州都督相州長史徙鄆國召拜工部尚書亮為政多伺察發擿隱微示神明抑彊恤弱所至有績拜太子詹事出為洛州都

督侯君集已誅以刑部尚書參預朝政時茂州佷童張仲文自稱天子有司論斥棄與有害當死攝刑部尚書章挺奏童乃妖言無死坐帝怒曰爾作威福于下而歸虐朕耶挺失據趨出亮爲挺直之帝曰公欲取剛正名乎亮不謝帝寤曰寧屈我以申公之請童免死帝將伐高麗亮頻諫不納因自請行詔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引兵自東萊浮海襲破沙卑城進至建安營壁未立賊奄至亮不知所爲踞胡床直視無所言衆謂其勇得自安於是副將張金樹鼓于軍士奮擊因破賊及從帝還至并州乃得罪初亮棄故妻更娶李氏李妬悍私通歌兒養爲子名慎幾亮子顛數諫止亮不納李好左道交通巫覡撓政事亮爲相州假子公孫節以讖有弓長之主出別都亮自以相舊都弓長其姓陰有怪謀術家程公穎者亮素與厚陰謂曰君前言陛下真天下主何其神邪公穎內曉即稱亮卧若龍當大貴亮曰國家始必亂吾臂龍鱗奮矣慎幾且大貴公孫常者節兄也亮謂曰吾有妾相者云必爲諸王姬常曰我兄子大品言有神告公名在讖書亮悅會陝人常德發其謀并言亮養假子五百帝使馬周案之亮譴辭曰囚等畏死見誣耳因自陳佐命舊臣帝曰亮養子五百將何爲正欲反耳詔百官議皆言亮當誅帝遣長孫无忌房玄齡就獄

謂曰法者天下平與公共爲之公不自脩乃至此將奈何
於是斬西市籍其家

薛萬均本燉煌人後徙京兆咸陽父世雄大業末爲涿郡
太守萬均與弟萬徹因客幽州以材武爲羅藝所厚善與
藝歸款高祖授萬均上柱國永安郡公實建德帥衆十萬
寇范陽藝迎拒之萬均曰衆寡不敵宜以計勝即教藝羸
兵阻水以誘之萬均自以精騎百匿城左建德帥度水邀
半度擊之大敗其衆明年建德以二十萬騎來攻兵已緣
堞萬均與萬徹率死士百人出地道掩擊其背衆驚潰去
秦王平劉黑闥引萬均爲右二護軍北門長上柴紹之討

梁師都也以萬均爲副萬徹亦從距朔方數十里突厥兵
驟至王師却萬均兄弟橫擊之斬其驍將虜陣謹乘之俘
殺相藉突厥走遂圍師都諸將以城險未可下萬均曰城
中氣死鼓不能聲破亡兆也既而賊果斬師都降拜左屯
衛將軍俄爲沃沮道行軍副總管從李靖討吐谷渾軍次
青海萬均萬徹各以百騎行前卒與虜遇萬均單騎馳突
無敢當者還語諸將曰賊易與復馳進擊斬數千級勇蓋
三軍追奔至積石山風折旗軍皆曰虜且來乃勒兵俄
而虜至萬均直前斬其將衆遂潰追至圖倫積乃還與靖
會皇海爾書勉勞遷本衛大將軍又副侯君集擊高昌麴

智盛堅守未下萬均麾軍進智盛懼乃墜進潞國公會
訴萬均與高昌女子亂太宗欲窮治魏徵曰君使臣以禮
若所訴實罪且輕虛則所失重矣詔勿治後帝幸芙蓉園
坐清宮不謹下獄憂積卒帝驚悼為舉哀詔陪葬昭陵後
嘗賜群臣膜皮及萬徹而誤呼萬均愴然曰萬均朕勲舊
忽口其名豈死者有知異此賜平因命取焚之舉坐感歎
弟萬徹萬淑萬備

萬徹與萬均歸高祖授車騎將軍武安縣公事隱太子太
子誅萬徹督宮兵戰玄武門譟而趨秦府衆失色乃示以
太子首然後去與數十騎亡之南山秦王數使貸論乃出

謝王以甘

三不之罪也從空靖討大厥頡利可汗

以功授統

都公歷右衛將軍蒲州刺史李勣擊

薛延陀與虜戰破南率數百騎為先鋒繞擊陣後虜顧見
遂潰斬首三千級獲馬萬五千封一子為縣侯改左衛將
軍尚丹揚公主加駙馬都尉遷代州都督右武衛大將軍
太宗嘗曰此司今各將唯李勣江夏王道宗萬徹而已勣道
宗雖不能人勝亦未嘗大敗至萬徹非大勝即大敗矣貞
觀二十二年以青丘道行軍總管帥師三萬伐高麗次鴨
渌水以奇兵襲大行城與高麗步騎萬餘戰斬虜將所夫
孫虜皆震恐遂傳泊泊城虜衆三萬來援擊走之拔其城

萬徽在軍中任氣不能下人或上書言狀者帝愛其功
直加讓賜而已即為焚書副將裴行方亦言其怨望李勣
曰萬徽位大將軍親三壻而內懷不平罪當誅因詔除籍
徙邊會赦還高宗永徽二年授寧州刺史入朝與房遺愛
昵甚因曰我雖病足坐置京師諸輩猶不敢動遺愛曰若
國有變當與公共輔荆王謀洩下獄誅臨刑曰萬徽大健
兒留為國効死安得坐遺愛殺之遂解衣顧監刑者曰亟
斬我斬之不殊叱曰胡不力三斬乃絕萬淑亦以戰功顯
歷右領軍將軍梁郡公揚武道行軍總管

萬浩有至行居母喪廬墓前太宗詔表異其門

董奉

御從伐高麗李勣圍白巖虜遣兵萬餘來援將軍契苾何
力以八百騎苦戰中槊創甚為賊所害萬備單馬進救何
力獲免仁至左衛將軍在武德貞觀時又有盛彥師屬祖
尚劉世讓劉蘭李君羨等頗以功力顯而皆不終附于左
盛彥師者宋州虞城人少任俠隋大業末為澄城長高祖
兵至汾陰彥師率賓客各一謁授行軍總管從平京師與史
萬寶鎮宜陽李密叛謀出山南萬寶懼謂彥師曰密驍賊
也以王伯當輔之故思東歸之士非計出萬全不為也殆
不可嘗彥師笑曰請以數千兵為公島其首萬寶問計答
曰兵詭道也難豫言即引眾踰洛水入熊耳山命士持滿

夾道伏短兵溪谷間令曰賊半度乃擊所部皆笑曰賊趨洛州何為備此彦師曰密聲言入洛其實走襄城就張善相我據其要必禽之密果至彦師橫擊首尾不相救遂斬密及伯嘗以功封岳國公授武衛將軍鎮熊州討三世充也彦師與萬寶軍伊闕絕山南路世充平為宋州總管始彦師入關世充以陳寶遇為宋州刺史待其家不以禮及是彦師因事殺之又杖平生所惡數十家州人震駭皆重足立徐圓朗反認為安撫大使戰敗為賊所執圓朗待之厚又作書招其弟使舉盧城叛彦師為書曰吾奉使無狀為賊禽誓死報國若宜善侍毋勿以我為念圓朗笑曰將置壯士也置之武德六年圓朗平彦師得還高祖以罪誅之

盧祖尚字季良光州樂安人家饒財好施以俠聞隋大業末募壯士捕盜時年十九善御衆所向有功益畏不入境字文化及之亂據州稱刺史歃血誓衆士皆感泣越王侗立遣使歸地因署本州總管封沈國公王世充僭位以州歸高祖授刺史封弋陽郡公從趙郡王李恭討輔公祏為前軍總管下宣歙進擊賊帥馮惠亮陳正通破之歷蔣州刺史壽州都督瀛州刺史有能名貞觀二年交州都督以賄敗太宗方擇人任之故以祖尚才備文武可用也召見

內殿謂曰交州去朝廷遠前都督不稱職公為我行無以道遠辭也祖尚頓首奉詔既而託疾自辭帝遣杜如晦等諭意曰匹夫不負然諾公既許朕矣豈得悔三年當召不食吾言對曰領南瘴癘而臣不能飲當無還理遂固辭帝怒曰我使人不從何以為天下命斬朝堂既而悔之詔復其官

劉世讓字元欽京兆醴泉人仕隋為徵仕郎高祖入長安以漳川歸授通議大夫時唐弼餘黨寇扶風世讓自請安輯許之得其衆數千因授安定道行軍總管率兵二萬拒薛舉戰不勝與弟寶皆沒於賊舉令至城下給說使降世

讓陽許之至則告守者曰賊兵極於此矣善自固

節不如害秦王方屯高墪世讓密遣寶間走王言賊

高祖悅賜其家帛千匹舉平授彭州刺史俄領陝東道

軍總管從永安王孝基討呂崇茂於夏縣軍敗為賊所

圍獨孤懷恩有逆謀唐儉語世讓曰懷恩謀行則國難未

息可亡歸白發之世讓逃還高祖方濟河幸懷恩營驚曰

世讓之來天也因封為弘農郡公賜田百畝錢百萬母喪

免起為檢校并州總管嘗建德之援王世充也世讓率萬

騎出黃沙嶺龍溪州會突厥入寇又詔以兵屯鴈門世讓

馳騎八百赴之而可汗軍大至乃保武州可汗與高開道

苑君璋合衆攻之城數壞輒立柵完拒鄭元璿先使可汗
可汗使來說世讓叱曰丈夫奈何爲夷狄作說客邪久之
虜引去元璿遠具道其意賜良馬金幣妻邑王神符鎮并
州世讓數以氣凌之坐是削籍徙康州未幾召授廣州總
管帝問以備邊策答曰突厥數南寇者皆以有馬邑爲地耳
如使勇將屯崞城厚儲金帛以招降者數出奇兵略城下
踐禾稼不踰歲馬邑可圖也帝曰非公無可爲者乃使馳
驛經略於是世讓至馬邑高滿攻以地來降突厥患之從
反間云世讓與可汗爲亂帝不之察因誅之籍其家貞觀
初突厥降者言世讓無逆謀乃原其妻子

陳字文郁青州北海人仕隋鄆陽郡書佐涉圖史能言
成敗事性陰狡以天下將亂見北海完富潛介賊破其
取子女玉帛淮安王神通安撫山東率宗黨歸順貞觀初
梁師都未平蘭上書陳方略太宗以爲夏州都督府司馬
師都以突厥兵頓城下蘭仆旗息鼓賊疑不敢迫夜引去
蘭追擊破之遂進軍夏州師都平遷豐州刺史召爲右領
軍衛將軍十一年爲夏州都督長史時突厥攜貳部射設
阿史那模末率屬帳居河南蘭縱反開離之頡利果疑摸
末懼來降頡利急追蘭逆拒卻其衆封平原郡公俄檢校
代州都督初長杜計絢解讖記謂蘭曰天下有長年者咸

言劉將軍當為天下主蘭子昭又曰讖言海北出天子吾家北海也會鄆縣尉游文芝以罪繫獄當死因發其謀蘭及黨與皆伏誅

李君羨洛州武安人初事李密後為三世充驃騎惡世充為人率其屬歸高祖授上輕車都尉秦王引置左右從破宋金剛於介休加驃騎將軍賜以宮人緇帛從討世充為馬軍副總管世充子玄應自武牢轉糧入洛君羨俘其軍玄應走從破雷建德劉黑闥所向必先登摧其鋒累授左衛府中郎將突厥至渭橋君羨與尉遲敬德擊破之太宗曰使皆如若羨者虜何足憂改左武侯中郎將封武進

縣公北門長上在仗讀書不休帝嘉勞麻葉蘭州都督又明衛將軍先是自觀初太白數書見太史占曰女主昌又謠言當有女武王者會內宴為酒令各言小字君羨自陳曰玉娘子帝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此健邪又君羨官邑屬縣皆武也已心之未幾出為華州刺史會御史劾奏君羨與狂人為妖言謀不軌下詔誅之天授中家屬詣闕訴冤武后亦欲自詫詔復其官爵以禮改葬
贊曰侯君集位將相私謁太子張亮養子五百人薛萬徹與狂豎謀皆死有餘責又何名哉以太宗之明德蔽于謠讖濫君羨之誅徒使孽臣引以自神顧不哀哉

心
50
10

侯張薛列傳第十九



